



## 序「今日之南京」

去年離開南京的時候，是一個陰雨的晚上，弟兄二人，提着最簡單的行篋，真是一步一回頭，戀着道旁的梧桐，戀着古老的城堞，戀着習慣了的一切可憎形態。終於不得不離開十年生息之所。遲早相信總有回去之一日，等到那一日的到來，南京的面目如何了？天啊！誰願意去預測？誰又敢預測？

南京一天天的被毀滅，惡獸正在剝南京的皮革，吮南京的血髓，咀嚼南京的硬骨。「今日之南京」作整個的紀錄，在南京晚報上刊登的時候，多少人天找這一欄看，多少人心裏最難過是看這一欄。這是一篇古今中外不曾有過的「大賬」，白蕪兄乃是腦清心細的會計師。瞧瞧惡獸欠下我們偌大的債款，我們將如何一筆一筆的索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歷史上只算得小宗貸款了。

白蕪兄記「今日之南京」，有時用血，有時用淚，有時用汗。讀者一時心裏慘痛，一時血脈憤張，一時精神暢適。抗戰以來的文藝作品甚多，紀實的文字也不少，或者失於空洞，或者失於誇張，或者簡直粗糲得不能入目；能有幾本像「今日之南京」傷動讀者的情懷？

書本傷動讀者的情懷是一件事，讀者將如何用這情懷緊張於收復南京之工作？「今日之南京」裏有關於游擊的紀述，願意這一點能給少壯的人們一種參考，其他，也不希望僅成爲歷史的紀錄，而希望能作索償之根據。

讀者自有巨目，我對此書也無須多作推薦語，我只能說：我很想念南京，讀了此書，我更想念南京。我們本來痛恨惡獸，讀了此書，我們更痛恨惡獸。

一九三八，十一，十八，張友鸞序於重慶。

# 自來水筆萃處

學校用品 中西文具

一應俱全



南京  
**鋼筆大王**

▲四川分行

第一門市部 重慶小樑子  
電話一三二一五號

第二門市部 桂花街  
（即南京商場內）

經理 用品 全球名廠

各種自來水鋼筆

修理部

專修各種自來水筆  
代辦歐美一切零件

機械齊備 經驗宏富  
負責修理 首屈一指

特備電器刻字機

刻字部

精刻中英文姓名  
迅速快捷！維妙維肖！

移此



燕湖

三友實業社

—— 昌永國貨貿易公司 ——

地址 重慶下  
陝西街

我們在燕湖時是最  
有規模的百貨商店

！我們移渝後更加充  
實部份，對於日用

百業沒有一樣不齊  
全！

我們為着服務社會  
精神，定價格外標

準便廉！

我們的店員經過嚴  
密訓練，他們特

顧客特別有禮貌

日用百貨棉毛織品

地址 重慶下  
陝西街

歡迎

西川企業公司  
零售部

人人歡迎

完全國貨

價廉物美

百貨齊備



地址：重慶新街美豐三樓



# 重慶名醫一覽 (西醫欄)

**內科** **劉繼成** 醫學博士  
診所：小樑子六十一號內二號 電話八八八轉

**小兒科** **李士偉** 醫學博士  
前南京中央醫院 診所：下石板街四十三號 (寬仁醫院附近) 電話六〇八

**張子健** 醫師  
特備各種電療器最新注射藥品 統治內外兒婦性病各科  
診所：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徐明遠** 醫師  
前南京中央醫院內科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六百八十六號

**徐元謨** 醫師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六百八十六號

**皮膚性病** **李世芳** 由漢  
泌尿器科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六百八十六號

專治小兒科皮膚溫疹及男女一切性病診所米花街華美藥房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七時餘時出診

**德國柏林大學** **譚守仁** 醫學博士  
診所：新豐街二樓廿九號

**江文波** 醫師  
前南京鼓樓醫院內科花柳科主任  
診所：重慶通遠門外中一路 嘉爾登隔壁

**皮膚泌尿生** **章濟安** 醫師  
殖器科專門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

**留日產科** **鄭推先** 醫師  
兒科婦人科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診病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婦科) 下午二時至五時 (產兒科) 出外應診隨請隨到 星期日停診

**傅燦金** 醫師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一三三三

**前南京中央醫院** **錢彭年** 醫師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一三三三

**蘇州內** **呂甘澤** 醫師  
診所：新豐街華洋藥房  
電話：一三三三

三時至六時備有德國最新特效藥紫光電療人工氣胸化學試驗顯微鏡檢查等取費特廉診所新豐街六十二號廣濟醫院

南京  
約翰醫院  
專科婦兒  
吳約翰醫師  
吳秀琴醫師  
吳立基醫師  
應診處  
重慶通遠門外  
九號

周生醫師  
七天脫癮 毫無痛苦  
煙藥水  
經四川省府化驗無毒並給藥字第一八號在案  
本院主治：戒煙科、美容科、婦科、產科、兒科、內科、外科、皮膚花柳科、眼耳鼻喉科天一醫院流址方家什字

沈迪安醫師  
專治：花柳科內外科應用特效療法醫  
精製包皮過長等手術精良取費極廉地址：重慶售珠市日號

沈菊生醫師  
專治：內外花柳科  
專行各種外科手術

留日醫師 陳淑娟  
專治：各種外科手術  
重慶二牌坊藥通大藥房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德醫學堂 松筠  
渝來皮花柳科  
會曲橋七一號

留美醫師 尹兆康  
齒科  
診時：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四時，星期日停診  
西街廿一號

武漢 戴志強  
專治：腦性病急性慢性淋病  
九時至十二時  
診所：新街口美豐銀行西樓電話美豐銀行德機樓二三號分機

汪浩然醫師  
專治：腦性病急性慢性淋病  
九時至十二時  
診所：新街口美豐銀行西樓電話美豐銀行德機樓二三號分機

胡振華醫師  
專治：腦性病急性慢性淋病  
九時至十二時  
診所：新街口美豐銀行西樓電話美豐銀行德機樓二三號分機

嚴京銓醫師  
專治：腦性病急性慢性淋病  
九時至十二時  
診所：新街口美豐銀行西樓電話美豐銀行德機樓二三號分機

龔稚川醫師  
專治：腦性病急性慢性淋病  
九時至十二時  
診所：新街口美豐銀行西樓電話美豐銀行德機樓二三號分機

德濟女醫院院長 熊德華  
產婦兒科專門  
診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院址：天主堂街 電話：四九九號



重慶下都郵街

★ 薄利 著名 ★

# 香港綢緞公司

★ 花色 總匯 ★

備貨高於一切！

本公司最新繼續運到大批絲絨大批男女綢緞袍料新式花邊服裝都聘有港滬高等技師備有 1939 式最新樣本設計裁製婦女新裝大衣時代旗袍歡迎參觀

減低！定價力求

## 京南留香園餐室

名品特徵

只用一次	每客食箸	慎密消毒	餐具手巾	咖啡可	小籠包餃	紅綠名茶	各種大麵	五味乾絲	經濟小吃	京江蹄餚	應時筵席
------	------	------	------	-----	------	------	------	------	------	------	------

電話一六六號  
轉八〇話

重慶龍王廟章華大戲院對門

京滬漢一帶素負盛名  
**南大京同洋服店**

為君解決  
 衣服問題

**精製**

漂亮西服  
 標準軍裝  
 稱身中山裝

**特點**

式樣新穎  
 定價低廉  
 起貨迅速

地址  
 重慶半邊街六號

南大京

**麗新布局**

男女衣料 花色新穎

大批運到 定價低廉

正式開幕  
**大減價**

特關  
 時裝部  
 代製  
 各種時裝  
 式樣時新  
 長短大衣  
 工精價廉

地址  
 武庫街八號

中央註冊藥師黃琮先監製

# 貝母精

☀️ 五分鐘見效 ☀️

☀️ 止咳的聖藥 ☀️

**主治**  
 肺癆肺萎 痰中帶血 玻璃失音 新久咳嗽 氣管脹痛 痰多氣喘 喉癢痰湧 老幼宜服

總發行所重慶中華大藥房

地址盤學街 電話八九七號

**白帶經血病 一粒見奇效**  
 一治丸一是最新發明之陰道藥劑不用內服放於生殖器內藥力就能達到病所即能自見腹內積病結塊而下  
 主治赤白帶久不受孕經前腹痛月經停閉或因受寒生氣所  
 起之經血各病婦女乾血癆症處女月經停閉難甚至臥床不  
 服用藥一粒准見奇效每盒應用五日定價一元二角

重慶中二路二號素波藥廠分行總發行  
 新豐街晉豐源參號經理各西藥房均有出售

婦女外  
 用奇卓  
**下消丸**

南京人民診療所  
 專治 疔 疖 橫痃 白濁  
 一經驗多手斷年有把握  
 備置各國花柳專科良藥最多解除病家切切之痛是凡下疳  
 橫痃白濁只需一星期治療即完全斷根  
 二角不收診察金  
**包皮過長之害**  
 阻礙生殖器之發育療法無痛苦血液不流用專門研究治手術  
 精敏長短適宜割後即可行動工作無需住院手術各費在內只收無化  
 膿之虞割後即可行動工作無需住院手術各費在內只收無化  
 二元  
 地址：朝天門三門洞十二號

中國商標局註冊  
八卦  
銀耳  
商標



才真是正通江出產

男女老幼  
高尚  
補品  
四季宜服

銀耳大王西蜀藥行  
地址：小什字街六號至七號

爲目光計須戴  
精益公司 之眼鏡  
光線準確、裝配舒適、琢磨精良、式樣美觀、專驗一切疑難目光用最新驗光儀器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重慶支店  
驗光主理王翔欣謹啓  
地址：蒼坪街六十八號  
電話：一二二七號  
劉書萬 醫師診所內  
陳恆義

蘇州  
松鶴樓菜館  
特聘蘇州廚司 專辦應時筵席  
各色精美麵點 隨意經濟小酌  
小籠甜鹹包子 各種異香野味  
座位幽雅清潔 招待格外週到  
地址 柴家巷國泰大戲院東首

柴家巷國泰戲院隔壁  
新來鴻餐館  
早天津包子 中平津菜餚  
點湯麵炒麵 晚鍋貼水餃  
特備叉烤填鴨應市

# 西南日報

重慶蒼坪街

# 新民報

重慶通遠門外中一路四十九號

# 南京晚報

有十年歷史 首都夜報之冠 移渝出版 地址重慶楊柳街

## 北新書局出版

地址：舊珠市五十六號 電話：一三三八號

戰時叢刊 後期：初中 修正課程標準 教科書

會友叢書 青年叢書 小朋友叢書 其他各書 歡迎索閱

發行：兒童、少年、青年、成人、體育、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歷史、地理、科學、藝術、教育、衛生、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心理、教育、衛生、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心理

特約：師範、商業、農林、醫藥、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心理

獨經：飛機牌鉛筆 飛機牌鋼筆 飛機牌鋼筆 飛機牌鋼筆

中國鉛筆廠

孔雀牌墨水 三寶牌墨水 孔雀牌墨水 三寶牌墨水

遠寧分局：大北街 教譯部 金榮分局：正街

合川大聲日報 重慶唯一趣味小報 地方報紙 短小精悍的

武漢時報 重慶唯一趣味小報 地方報紙 短小精悍的

新川電影院 重慶唯一趣味小報 地方報紙 短小精悍的

國泰大戲院 重慶唯一趣味小報 地方報紙 短小精悍的

選片 堂皇 名貴 院址 港家

中國製橡皮圖章公司新獻

章製小確 字相縮準 放大極

主管長官 楊柳街三五號

不可不備 每印三元

陳先生 章由本 公司新 近鑄造

# 前記

「今日之南京」終於付印了，照理，這里必須寫一篇自序；寫什麼呢？說些「紙彈却敵」之類的大話，倘不自覺其頹厚，也不妨就以書生報國之道自己解嘲罷；而我又是一向不相信的；紙，真能成其爲殺敵之彈，戰爭倒像是多事了。但現在印成了一本書，也就決不是好玩的意思。希望的是，有人看了，想一想：亡了國總不是人受的，把有些人的聽天山命論打破，儼然於做人非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可，奴隸順民斷當不得，倘要活，就得跟敵人幹一下子！

「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報上發表時，是聽了許多人的報告，便個鋪直敘的簡單紀錄下來，使人知道淪陷區是這樣一個世界！既不想作爲名山著作，也就並未想到運用技巧，修飾一番；至多是一個 *Journalist* 的寫作，便連 *Reportage* 都算不得。每天到報紙需要發稿時拿起筆來寫一節，一面意思是把故事先記下來，準備稍待從事創作之用，出版時也只匆匆的把前後次序稍稍重行排列一下，並未修飾或整理。但單就故事說是不壞的，有許多很動人，頗可作爲短篇小說或劇本的題材。現在既印成一冊，也就算是提供給抗戰文學寫作者們的一些材料，也許可使這粗枝大葉的故事，成爲幾篇細緻雄奇的作品罷。

印書的起因是爲了有些朋友看到，以爲惟其沒有用文學手法，沒有鑲花作態，咬文嚼字處也還少，也

今日之南京

許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學鑒賞力的大家老百姓也可一看，於是隨着我印出來。這自然只能當作說明，不能作為文字粗拙平板的辯解。

還有一點須在序裏一說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採取的材料全部是失陷後敵人如何統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時的慘狀，因為覺得敵人的焚殺之惡爲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國人世世受罪，鬻身，幫凶，而無怨的一面者，報紙尙不多見，但其酷毒却實百倍於屠殺焚掠。人間慘恫，寧有逾此，寫了下來，倘於千百讀者中，有幾個感到今世何世？奮起和敵人算賬，則我寫此書也不算浪費紙墨者矣。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白蕪記

## 附誌

本書一共分九個段落，大致（A）是初失陷半年內的一般概況，（B）是失陷後至現在的各面的概況，（C）大抵是比較動人而可作為文學題材的自成一節的故事，（D）是熱血志士不甘作奴隸者反抗仇敵的光輝史蹟，（E）是我們勇烈神武的游擊隊的活動及使敵人喪魄的報道，（F）是無恥漢奸及湯慕作漢奸者的蠢動的情形，（G）是怎樣逃出虎口的方式，（H）是文化遺產損失的一篇賬，（I）是零碎的瑣事由各個人報告而得者彙集以附。

因為實際并無系統，覺得不必機械的分類，故仍用原來報上刊載的標題，并未各加一個分類總題，也就不刊目次，而謹附誌大概於此。

# 今日之南京

## 一具化過粧的血淋淋的豔屍

人間還有比自己祖國之都，自己釣遊之地淪喪給暴戾的異族更慘恫的麼？

在重慶，在每一個後方的「義民」們，儘管謐靜地住了下來，誰不夢魂繞着家鄉？倘是從南京跑了出來的人，則對於那「煙水之域」將以何種心情去苦想呢？在報上，在口頭，關於淪都遭受屠殺與淫掠，一切人間無可再慘的消息，已爆裂了每一個「義民」的心子，從家書，情報，更片段地知道了最近的魔爪下的神京是被粉飾成了一個豔屍。然而一切抽象的或具體的報告都不能獲得牠之全貌，今日之南京，究竟成何世界了呢？

從南京之淪到五月底，恰恰是半年，這半年，每一秒鐘都是人間最辛酸的費漬，幾個從狼吻里滯了出來的朋友，飛淚濺在咽出了血光的眼裏，一個字一個字從顫唇中迸了出來，我是以沉重的心隨取，憤張着血脈移在紙上，將以拙劣之筆一地一物不厭詳地報導給大家。那些被燒，被佔的廬舍，那些地區，都爲我們所親切，你在這里可能找出自家或自家戚友的房子？那些被標了幾元幾角出賣的銅床，電扇，皮袍乃至





一几一壺，有沒有你朝夕廝守，親手摩娑過的呢？在這里，我們略去了初臨時獸爪蹂躪的宇宙間最醜惡的事跡，那些已在報紙載得很多很詳了；我們只報告一些大恐怖以後更慘痛的血史，我們的仇國如何統治，管理這淪都，我們生活在魔齒縫間的同胞過着怎樣逼吃牛屎，不但不當人乃至不當我們是有感覺的生物的日子，漢奸們如何咬血；大批大批誘殺自己的同胞以討仇人的歡心，同胞們怎麼千辛萬險地逃出他的刀尖下，勇烈的民間武力與游擊隊怎地使色厲內荏的敵人喪魄，以及他們在台兒莊大敗之後如何運屍，同胞們怎麼歡喜得暗暗地流着祝禱之淚！這些血史不都是你們所急欲知道的麼？

諳靜，恬逸到像另一國境的後方的市民們，看一看我們的南京罷！看一看爲血的巨流所淹沒而任魔掌游泳着的南京罷！

### 煞氣蘊在那些大建築裏

說南京在今日已成爲一具豔屍，是不必的，必須說明，她是曾經殲儀館化過裝的慘屍。大恐怖之後，機之以麻醉，以宣撫班任之。於是血盞不再看見了，每口被屠數百名的塘已填復了，城外添了無數的萬人坑，而呈現於眼前的却是那一派昇平，繁榮。在城裏，除了敵人軍官及漢奸的拋弧型汽車隨處之外，無數的慰安所（妓院）無數的酒排間，無數的咖啡館，許多許多的戲園游藝場，麻醉，麻醉，麻醉，一面是鎮住了被後來作炮灰的厭戰情緒，一面是使中國人永遠糊塗下去，忘記了踏在腳底下的同胞的血，死心塌

地當一輩子奴隸，奴才，一直到老到死。

可這又怎麼掩得下去流露出來的陰森，恐怖呢？讓我們在記錄那些地方那些房子被侵佔作慰安所遊藝場日本商店鴉片館之前，先抄一張駐軍地點罷。讓南京住過的朋友們像電影中的「複映」一樣，想一想敵人是怎樣在我們那些地方那些房子里磨刀擦槍，準備繼續虐殺我們的族類。

敵軍以在中央醫院後富貴山爲最多，其餘的則在鐵管巷四達里對面，新街口大陸銀行，國貨銀行大樓內及對面均有大批。中山路司法院內有坦克車隊，其餘則駐新街口鹽業銀行內，浮橋紗帽巷口，豐富巷繆宋玉營造廠，來富煤炭店後，奇望街上海銀行，太平路大行宮口存心堂藥店，國府路國民大會堂，（汽車隊）財政部內，（憲兵總隊）國府路實業部內。

煞氣藉在這些大建築的房子里，但在每一個路過的失了魂的老百姓眼中是無所見的，恬靜，平安，除了偶然透出了馬嘶。但在游擊隊活躍之日，台兒莊慘敗之日，那些房子裏是不再掩得住他的倉皇了：軍輜搬出搬進，汽車流水般出入，凌亂的鐵器相擊，皮鞋的脚步，從早到夜。在慘怖中，在咽下了酸澀中的同胞，是會露出了苦笑的面。

此外，十年來新貴們在塌了舊墳建設的新住宅區里蓋起來的紅磚，灰磚，各式各樣的大小洋樓內，也是住滿了敵軍的。莫干路、雷海路、頤和隆、鄒瑛路一帶的每一華廈、細軟、名貴的陳設，是早與洋狗同

在去年十一月前以差船載到重慶香港等處來了。但有些沙發，銅床，地毯等笨重東西則也被敵人一汽車一汽車搬空。而在那些華廈的百葉窗口邊，有時也斜坐着一兩個賊軍們擎了一隻高跟鞋在摩娑，聽浪。

敵人大宗軍實是在下關熱河路衛生事務所舊址內。

這些，都是明顯的恐怖之痛，而實際吃人不吐骨的是特務機關，所在地是新街口交通銀行內，更秘密的主要機關則在過去的地方法院內，戒備得很嚴，常常有敵人的高級軍官來去。

撞撞來去的都是鬼影，有的是張了血吻，有的則做出了笑臉，而看在一個沒當漢奸的同胞眼裏，却除了握緊了手掌，指爪幾乎透穿手掌，恐怖只有加強他的悲憤，軟刀又何能滅去那些仇恨呢？

### 走私貨搬進了海盜窟了

南京日本商店計所佔爲新街口蜀中飯店，萬全酒家，（招牌福田館）聚興誠銀行，國華瓷器號（丸甲號）慎昌五首號（福田號）大行宮天寶齋紙店復興米店內；土街口浣花川菜館內（中山食堂），碑亭巷溫泉浴室對面（佐藤號）太平路祥泰茶莊，（三星行）科巷口寶豐布店（紫金樓），大行宮東山中山路天昌米店內，華成烟公司，（大丸堆棧）太平路宏昌參店，（上海實業公司）浣花對面（日比野洋行）安樂酒店，華盛頓表行，美露川菜館等未燒盡的房子裏。

寇軍的慰安所，則在科巷內水巷洋屋內，及珠江路珠江飯店。

每一日本人開的商店都貼有一條：「自今日起對於支那人售予均以軍用票爲限」，但實際用國幣（中交農的）去買東西的，他們更樂於收受。有一次，一個日本商店收受了一個中國人的國幣，被敵人的憲兵查覺了，立刻把這日本老闆帶到隊部裏去。

矗立於新街口，此之歐洲也無愧色的遠東最華貴的建築，有着最高聲色享受的科學設備的新都戲院，被佔改爲東華劇場，映起誇耀「皇軍」獸行的戰事片來。

過去是走私貨的大宗，海帶，糖，人造絲，被每個株式會社整批整批地運來，陳列在上面所舉的商店裏。小偷式的商業，到今天已成爲十足海盜的生意，日本商人的氣餒當然不了。在一個商店門前擁擠了無知的人在熱鬧的，這日本商人出來並不驅逐，突然掏出手槍來，人們一閃而散，於是他却露出了獸齒呵呵大笑。

### 聖殿成爲獸壙了——夫子廟的現況

「行都」重慶今年祭孔，煢兮赫兮，威儀三千，舉行在譽學大成殿裏，由汪孔諸先生主祭。我們不禁想起了曲阜的孔林，首都的聖廟。

首都的聖殿是被敵人的炸彈和砲彈毀了的，至聖先師的牌位埋在大成殿的瓦礫裏了。述者曾去一看，只賸下傾圮在殿邊的幾間房子。殿右的市場是全部焚燬了，現在則搭了蘆席棚作買賣，串來串去的都是敵

兵。做生意的捏着一把汗，陪着笑臉，面無人色的應付着。

流在聖殿之外的秦淮河是呈着惡性的臭，自然是屍氣，沒有一隻船。文德橋是坍了半邊。

這作爲「本色南京」之糟粕的大街是燒得差不多了。而首都大戲院却如靈光魯殿，巋然獨存，裏面唱清京戲，看客多半是敵兵，由一個不見經傳的伶人李月華掛着第一塊牌子取寵敵人。

小公團成爲刑場了，有不順眼的同胞，便送到那裏去殺，作爲南京許多屠場之一。

敵人天天嚷着「王道」，「嗚使傀儡祭孔讀經，意思是以歪曲了的因襲的服從道德律爲統治被征服者的方法，但事實的表現，他却是在毀壞聖廟，使東方大哲人蒙着最大的污辱。

夫子廟雖然摧毀了，在斷垣頹壁間也還有歌場在那裏夜夜笙歌，四明樓，翠樂都已恢復清唱，翠樂仍由夫子廟名人馬老板主持，而以一名謝春樓者唱「大軸」。東關頭丁官營依然是歌女居住區，所不同的只是過去須得偷偷地在酒館裏喚她們來，現在則公開的可以叫來彈唱，除了心已死的人還在她們身上找麻醉外，更多一些唇帶小髭的敵人兵官來玩，而無論你多大的偽官在玩歌女，一遇到了日本兵來，沒得說，就得乖乖的躲開讓牠。

### 這些焦土裏可有你熟習的房子？

粘據之外，還有燒，你不是很關切那些房子被燒了嗎？舉記憶中所及，雜述於下：

首都頂新，頂壽皇的衙門底交通部是在我們退出時自己放火燒了的，但煤油量不夠，而建築上的防火設備也太好了，自然並沒有燒燬無遺。中正路大華電影院的內部是燒完了的。中央商場燒了，過來點的南京人報館還無恙，白下路中國銀行大行宮中國銀行都燒了，中華路的房子燒去了百分之七十，青年會新泰恆都完了，太平路則燒去了百分之九十，城南夫子廟一帶燒了也不少，大世界是被炸之後又焚燬了的。寄托着南京土著之精神的奇芳閣也燒了，而在重慶則又有奇芳閣開了起來。

浴塘，天樂池中華池三新池却還開着。

## 下關燹餘只剩千分之一二

南京城裏在大劫後的燹餘是大致如此，而在下關，却只剩下千分之一二的房子了。

七月初，有一位從浦口過江進城的老者，經過下關，則連頽垣殘瓦也不多了，一眼看過去，是無邊的荒涼。經過寇軍指定的一條街道走向火車站，已不能辨認原來是何路名，而他却是最熟習於下關的。除了下關京滬車站尚巍然獨存，其餘都燒了，碼頭也燒得一個不剩。

自浦口渡江，敵人備有小船，每次限登三人，熬詰得是那麼嚴。一個五十二歲的人在通過證上填的是五十五歲，與口裏所答不符，便難於通過，送到寇軍部訊辦去了，是怎樣的酷刑拷問呢？自然不得而知。

過了江來，還得照樣的熬問一次，一不對，就送命，送命幾乎是必然，通過倒是運氣。

從下關到大行宮，有兩輛公共汽車對開，每次兩角錢。以中國女人任售票，這些女漢奸能說中國國語，也能說日本話，用以伏侍敵人，大抵都由東北調來。汽車，是由寇軍「宣撫班」辦的。

人力車只剩了百十輛，最初，還多一些，在秩序未復以前，人力車夫爲了生計不能不拉車，然而又怕拉差，於是把車輪的橡皮去了，只剩下鐵環在馬路上巷子裏滾，慢得很，寇軍自然不拉去作運輸工具了，於是倖存，不久之後，已不復見。

小火車仍然照常通行，從下關到城里，馬車一輛也沒有，馬是被吃完了的。

汽車已被掠盡，而在南京的歐美僑民所乘的，也時時被竊，一位外交官應寇軍之請赴宴，宴畢出來，汽車已被寇軍開到不知那里去了。

車，多了一樣，那就是寇軍的坦克車，常常可以看見在柏油路上慢慢輾過，在難胞們的心上輾過。

### 多少女同胞的靈魂在受寸劍

敵人對於佔領我們地方的步驟，幾乎是一貫的，第一步是屠殺，焚掠，姦淫，第二步是麻醉。現在，已採用着第三步的方式了，麻醉的方法有二，一是毒化，一是荒淫。遍地都是販毒的商店，從天津浦運來的熱河土，大連運來的紅土，每兩十二元，海洛英每兩四百元，「讓每個支那人都成爲癮者，每個支那人都昏聩中忘去了他的仇與國藉吧！」然而中國人燒成了灰還是中國人，誰忘得了這眼前的血海冤仇？誰忘

得了自己的生命是捏在惡鬼的掌心？

荒淫伴着的是無恥，只有漢奸才肯藉了機會蹂躪自己的女同胞，每個有心肝的人在自己不知道那天死之日，還肯在同類身上找到發洩？

然而慰安所是非常多的。漢奸利用流民之多，無依的女孩子之多，強迫收容了來賣淫。有一個流氓漢奸喬月琴主辦了幾個慰安所，自任總主任，另以一唐少霖任副主任，在鐵管巷四達里設有「上軍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設有「上軍北部慰安所」。在夫子廟海澗春內設有人民慰安所。這些女同胞逐日受到無數次的凌辱，日日寸剝其靈魂。

秦淮河是溢着屍臭了，後湖則仍然是一湖荷香，自然天地是那麼麻木不仁的。喬月琴在那里備了游艇，讓寇軍帶了女人遊湖。請閉目想一想吧：在月黑風高之夜，那些醉了的獸軍，露出了獸齒，揮着我們的女同胞在湖面扁舟上，這是多煎心的人間醜繪！

許多料理店，中國飲食店都有女招待，多致却是夫子廟歌女未經闕容帶上差船逃出的，所謂女招待，自然也祇以供獸們之發洩。游藝場則夫子廟首都大戲院，新街口世界大戲院演着京戲，四象橋明星大戲院演道情，仁孝頌儀館也改為遊藝場了。居然也有人看。

在同胞血跡未乾的方面找取聲色之娛，這些人即使毫無心肝，可怪的是難道死了幾十萬人中就無一個



自己的親友？一個熟人？

### 這裏找得出你家的東西麼？

日本商店那麼多，中國商店可少極了，爲什麼呢？捐稅是那麼重，浪人還時時來滋事。

然而生計是不能不靠做買賣來維持的。於是遍地都擺的是攤子，這些攤子從上海路到水西門，漢中路，莫愁路都是，最多的是倉門口，大香爐，彩霞街。吃的，用的什麼都有，而在莫愁路陳列着的舊貨，那裏有着我們或我們熟人的東西一定很多，價錢可真便宜哪，例如一具電扇五元，一架鋼床九元，鐵床三元，而最賤的是一把椅子二角，一件狐皮袍子九塊錢。那裏來的呢？決不是偷的，也並非搶來，在紛亂中，在大恐怖中趁火打劫地「搬」了出來。也許有人認得出是自己的東西，但誰敢怎麼樣呢？難道還去認回來嗎，你一開口，謹防送了性命。

### 你要吃便宜飯嗎？要你的命！

電燈自來水已經復原，但奴隸當然撈不到用。除了日本人，只有高級漢奸享得到。

中國人妻孥着祇好吃混合了屍臭的井水或塘水，而在敵人，自來水都不肯吃，吃的是沙濾水，他們是帶了許多沙濾器來的。

在老米倉，國民大會堂，我們曾經存集了多量的米，準備爲長期守城時之需；倉皇退出時，當然不及

機動，敵人却拿來賣給困在城裏的中國人，每石八元。而向來作爲供給南京糧食大宗來源的湖熟——江甯縣之一鎮，由水路運米入城，則課以重「稅」，進城每石捐一元，進店又須每石一元，於是米不再來了。因此初淪陷後的南京，米價是並不貴的。敵軍之不吃我們囤集的陳米，是恐怕羅得有毒；他們是時時地把心造的幻影擴大起來，杯弓蛇影地防範着我們暗算他。

後來之南京的糧食恐慌，赤貧的人簡直沒得吃，則因榨取的更加緊，外鄉來的米，上洋入店，每石勒索之後，城門口又加有「稅」：每斗六分。

一切動物牛，羊，騾，犬，豬，都已絕跡，敵軍吃牛方湯，他只剩下四肢，其餘都丟了不吃。游擊的活躍，農民的逃亡，已使農裏受到影響，而南京附近耕牛被殺盡了，以後老百姓的糧食必成爲極大的問題是無疑的；良我黔黎，怎樣活下去呢？

爲了懷柔，敵人也曾在三汊口大同公司辦着牛糶，價錢當然便宜些，沒得吃的人不得不湊了少數的錢去買。爲了要暫時活下去，擠得人多了，「維持秩序」的寇兵便以刺刀亂戳，你要喫便宜飯麼？要你的命，天沒有吃飯了。

述者曾經在莫愁路看到一婦人抱了孩子躺在黃包車上，一身是血。問起來是糶米被刺的，她一家，四天沒有吃飯了。

在鄉下，耕種是異常困難了，然而總得吃，女人是不敢下田勞作的。述者會親眼看到，一鄉女濶了腰刈草，一獸兵踏過去突起擁抱，農女是有力的，一掙扎，便脫開了，獸兵狂怒起來，牽了鐮刀在她身上劃，跟着衫襖裂開的是血湧，而獸兵却不怒了，底下的舉動誰忍看呢！他（述者）說：我又不能殺死他，我只有掩面疾走！

總之，倘在南京因居幾月而沒有被殺的，必然覺得「揚州十日記」所記是那末平凡，揚州十日的清兵只在求他狂暴的滿足，而南京的倭兵則在本身滿足之外，以看到中國人的痛苦爲最大愉快。

### 一 臉喜淚中耳語台兒莊大捷訊

南京的表面是像一個城市了，裏面自然是一包膿血。而那幾十萬死屍的處置倒也值得我們的注意。大屠殺初定。收屍時還有棺木，每棺裝兩屍，棺完了，以蘆席來掩了掩埋，蘆席用盡了，只好掘坑夥葬，在城外，蟻壘的土堆，一坑小者數十，多則數百，乃至近千。城裏只有陰陽營有大土堆三個，每個可容數百，是「南京紅卍字會」代葬的。

其後，一面在舉行順民登記了，一面則每日在順民中拉夫幾百人到太平門外埋死屍，每天要埋到萬人

但冠軍的死屍是燒了灰才掩埋的。台兒莊接收之後，南京附近常常戒嚴，據說是運死屍出中山門掘江

門到曠場上去焚化，怕中國人看到了。可是怎麼瞞得住呢？同胞們耳語相告，聽到了便一臉的喜淚。

除了漢奸奴才，百分之百的老百姓是希望中國空軍來轟炸南京城的，他們老是覬覦着，把南京炸得粉碎吧！

有一次，中國空軍飛到南京來了，警報一發，敵軍們狼狽逃匿，中國老百姓却沒有一個趨避的，都站出來看，希望炸彈如雨的下來，和半年前的心情是如此的相反。然而，飛機祇在大校場，明故宮飛機場扔下炸彈走了。飛機一走，大家相視的交換着失望的眼色，這心情，是說不出的。

## 在覆巢下不死能苟安麼

湏是有時盡的了，恨却何能已呢？我將以至誠的心祈求，不再騷擾淫侈了罷。不再把腦用在對付自家了罷，倘你還有心肝，設身想一想，假使你沒有力量早跑出來，你將受到些什麼？

你會以爲現在是敵人在竭力維持秩序，就不再有姦淫事件發生了麼？三個兩個的敵兵游勇隨時到人家去，問有花姑娘沒有？有二道毛沒有？自然也有點顧忌了，一個人進去，一個人在外面把風。

逃者的妻在南京陷前遠走了的，家裏只有一個年老的叔叔，寇兵敲門進來，在床下，看到積了灰的高跟鞋，興奮了，逼着老頭子要花姑娘，答復是不懂的；那被肯了事呢，也許他是不敢開槍，一個人提了頭，一個人提了胸，把老頭子投入後門外的塘里去。

在沈舉人巷華安里二號住着的女孩子，受到十二個獸兵的蹂躪，在上海路陰陽營附近，一個是月的孕婦，三四獸兵闖進來輪姦，丈夫被打死了，孕婦和懷着的孩子自然也送了命。

這例子那里舉得完，但你想，總有你的親友或熟人罷？

## 女同胞不被奸也得受辱

苟夫人是被收容在金陵女大而免辱的，金陵女大裏同胞被敵人也載去幾卡車，黑夜也會翻過牆來強姦橫暴，但畢竟不能肆無憚忌。苟夫人幸免之後，在今年二月就回明瓦廊的家裏去住，秩序稍復，女人也敢

上擱了。在明瓦廊附近就有敵兵營，七月底熱天，敵兵搭了席棚洗澡，洗完了一絲不著就在街上走，女人嚇得倒躲不迭，敵兵作勢追趕，雖然並沒有怎樣，但街上裸逐，把女人們的膽都嚇碎了。

一次是荷夫人在生產中，一個敵兵闖了進來找東西吃，看到有女人孩子在床上，便過來掀開被蓋，抱起孩子逗弄一番，荷夫人魂出了竅，此敵兵却大笑而去。

中國人開的澡塘，不時有敵兵攜了日韓華妓進來入浴，女人也被攜着跨進大池裏來洗，中國人只有趕緊起來，不敢仰視。

陰陽營附近，有敵兵在裝軍用電話，距離較遠處有幾個女人在塘邊洗衣服，敵兵過來，強令褪衣，這些人以爲不免於受辱了，敵兵却等她們脫了衣服鼓掌大笑走了。

### 麻醉宣傳畫的效果是使人眦裂

宣撫班的麻醉政策其實是異常笨拙的。他發給一種宣傳畫交給「區公所」，令每家每戶張貼門前。那是一幅不覺滑稽便要切齒的圖，一個日本軍抱了一個孩子，一個女人跪在地下，兩手捧一鉢向日軍作乞食狀，日軍之後則有一中國男子爲日軍負載軍實。其意若曰：我們皇軍和孩子這樣親暱，還給女人以飯吃，男子如替日軍服務，自然也可吃飽飯，在畫邊大書「回到家鄉去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你」。但看到這畫的都會想到孩子到日軍手裏了，女人跪地求饑，男人是只有拉了去當奴隸牛馬的這一印象，有誰不

恨你入髓呢？宣傳，只是自暴其惡。

### 漢奸秦墨晒辦「新南京報」

在「有奶便是娘」的原則下，南京也出現了一種漢奸報紙——新南京報，與上海由敵人自辦的新申報同時派銷着，這所謂「新南京報」，自然並非過去的新南京報，是由漢奸秦墨晒主持的，秦墨晒是上海申報駐京記者，在新聞界有幾十年歷史，自己已五六十歲了，也許有人爲他不值。其實他早有漢奸嫌疑，爲救國日報所指出，也許有人還記得，而他在北京政府時代，老早就利用申報記者資格爲日本使館作情報，出賣民族是他的老行當，而今只是從秘密到公開，不足爲奇的。他是五個漢奸報的總經理：一是鎮江新蘇日報，一是杭州新浙報，一即新南京報，還有兩個設在上海安慶，還沒有出來。報紙，自然是以百分之百的當國本熊出現的，機器生財則由南京未及運出的各報館撥來，例如新南京報的捲筒機，便是由僞主筆顧應園從朝報館去搬來的。

老百姓誰也不願意出了錢去買賣國者的鬼話來看，然而不看也得看，漢奸報主持人會利用敵人的勢力來派銷，把自己出賣祖宗出賣靈魂的像畫了出來，還得讓大家都知道當漢奸的威風在那里。

### 載鬼一車白晝橫行到幾時呢

漢奸記者顧應園自己還辦了一張「朝陽日報」，朝陽者，意思是保留有歷史的朝報之「朝」字，自然

也是向陽之意，「陽，」太陽也，真乃耀耀可掬，取個報名也要煞費苦心的。

滄溟塘裏，一個報販子喊着賣報，時在台兒莊大捷之後，他喊着「中國兵打敗日本兵」，隨着騾驢，立刻有人問他喊的什麼？大約這報販一出去也就送了命。

，沐猴而冠的「警察廳長」王觀之，在民元時曾經辦過南方日報，他利用張勳據南京時仇視一切民黨，把一個叫做達劍峯所有的報館全部生財強佔過來，他向張勳告密，說這是革命黨。北伐成功以後，達又告密說王是北洋軍閥的爪牙，又沒收了王的印刷產業，據為己有。現在這兩個都當了漢奸，冤冤相報的，結果是殊塗同歸了。在敵人膝下，不知還傾軋告密否？

一向利用政治上的變遷，告密陷害人的，當漢奸自然是道地的本色，敵人最寵愛的自然也是這一羣。賊鬼一車，白晝橫行，但又橫行到幾時呢？

### 誰說南京無正義的呼聲

別說在敵人侵佔下的城市就沒有一點正義的呼聲，是的，南京城到處都可以看到漢奸報紙，但今春還可以看到抗敵志士秘密編的「抗敵專報」，張貼在街巷的壁上，老四號字的鉛印，不但報告了戰事的正確消息，而且是揭發了敵人許多弱點陰謀與漢奸們的醜態，對於京滬線上游擊隊活動的消息，更有十分詳盡的報道。敵人和漢奸都恐慌起來了：凡是印刷店都要連環保，印什麼東西都得呈報當局，然而無效。這報



紙根本不是印刷店代印的，而且不在城裏，不在江邊邊印。大約繼續出了兩個月，改爲膠寫版的油印，密密的小字，印得很清楚，一出來，蒙在鼓裏的可憐的同胞們都爭先傳觀。敵人雖則責成區公所凡看抗敵軍報的便抓，那裏禁得了呢？這一種「報人」我們除五體投地的敬服之外沒有別的話說。

志士們要把正義的聲音傳達給同胞，什麼主意都想到了，真是無孔不入，例如，在新街口忽然裝設了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收的是中央廣播電台的播音，每天有無數的人聽到，敵兵是不懂的，給敵人當奴才的警察也自然是預預的東西，莫名其妙地隨他播送了兩天，才發現是破壞敵人的工作之一，趕緊卸了下來，再套拿裝的人時，哪裏去查？這裝的人胆略確實可以，他斷定這套東西都是糊裏糊塗的，裝的時候他儘管從容去裝，使其不疑，在通衢反正沒法祕密的裝。

### 高麗人台灣人白俄在南京

敵人的凶餓，如上所述已够狠毒了，而高麗人，台灣人，白俄羅斯人在南京也是十惡不赦的。

他們都是商人，只在敵人的庇護下做些不正當的生意而已；但盤橫不堪，魚肉老百姓有時有甚於敵人。高麗人是賣米，賣參，賣海洛因，有時却把人家孩子騙去，硬說是日本人綁去的，他還做好人。「我給條想辦法，你花幾個運動費，我可以替你講人情放回來」。失了孩子的人家明知是他幹的，爲了救孩子

，只好千恩萬謝地拿出錢來請他幫忙。

台灣人是開小賣店的，以重利收買當舖向不收的東西：一幅字畫，一根烟槍，一支白郎寧，甚至一把金銀，偷來的贖物，他最樂於收買。一次是一個陷在南京跑不出來的同胞實在沒辦法了，抱了幾十本舊版雜誌書去賣，開店的台灣人只出一角錢一本，他不願意當，要拿走。台灣人陡地變了臉說：這是你偷來的東西，你拿走？我去報告警察！還敢說什麼呢？只好隨他給幾個錢，走得脫已是萬幸了。

白俄羅斯多敵是當特務機關的諜查的，也有的開酒排間，妓院，還有在馬路上攔着人以肥皂擦油泥，白突然抓着路人的衣襟，拿了刷子就刷，刷過一陣，隨便他要一塊兩塊錢，不給，他會拉着你去找警察，白俄是和敵人有着交情的，警察也怕他，結果不怕他不給錢。

## 大批孩子失蹤被運往日本去

似乎敵人也有點人性，也和每一個人一樣喜歡孩子，在街上，看到孩子便抱起逗弄一番，給點糖果或者錢。但結果是抱了便走，父母，家裏人跟了去，有的還抱得回來，有的便變了臉，不給了，也許拿出鎗來威嚇。

在其戰場敵人常常把小孩子丟在空中，以裝了刺刀的鎗尖來接，敵人又何厚愛於中國的孩子呢？他知道，中國是不易征服的，孩子更是未來中國的新生機，這使他嫉忌。多行不義的人是天天都有遠慮的，他

會慮到這些孩子將於遙遠的將來取償於他們的兒女，於是他們毒辣地想到只有把這些孩子轉爲他們的孩子，乘他們無記憶的時間劫到日本去，注以仇誼的意識，成爲侵華的力量。

不寧惟是，許多十幾歲的孩子失了蹤，父母急得瘋了，那裏去找呢？明知道是敵人綁了去。如到敵人處去找，也許家屬又會失蹤的。

新都大戲院有一個拉門的孩子嚴安林，聰明過於常人，他有特強的記憶，常常爲青年學生們打電話通知他們的對象來了沒有，（因爲他的職業新穎前年南京晚報記者曾爲他寫過一篇特寫）不久以前也失了蹤。是被綁了去，還是因爲嫉忌他的聰明而殺害了呢？誰知道。但在南京，大人先生把沙發抽水馬桶搬上了逃出的「差船」，遺下了這些少年，這些中國元氣的少年由敵人迫害，還說什麼！

### 女教員被摸臉男教員罰跪

南京城裏一面不斷走失孩子，一面却實行奴化教育：五台山，倉巷，以及門西許多小學都開了起來，一面強迫孩子們上學，一面尋了漢奸教員來教。教科書的本子，也極光怪陸離之致，有冀東僞政府的教科書，有印的講義，有的還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的教科書，把所有「犯禁」的話都裁去了，而補貼上油印的一頁，這一頁自然是歌頌日本帝國，其存共榮的話。

孩子是不懂什麼的罷，但他們總記得，那就是日本人在南京殺過很多很多人，而現在他們的學校則

把日本旗與五色旗一同掛在學校大禮堂上。

一位女教員在一個什麼小學教室裏上課，幾個高麗人醉醺醺地走來參觀，在孩子們頭上摸摸之後，又在那女教員臉上摸了一把而去。這被迫教書的女教員哭了起來，孩子們也都痛哭起來。

另一個教員則在「市政督辦」派來的視學視察之後，被罰跪在操場裏，爲了什麼？言者不詳，自然又是犯了什麼禁。

### 奴顏婢膝還是不免一死

奴顏婢膝以求活下去，這活下去也就不是人味，而又未必活得下去，今日之南京人，當然比東北四省的人更不堪做人。

例如，見了敵人就得鞠躬，尤其是對值崗的兵，鞠躬就鞠躬吧，九十度就九十度吧，反正已是奴隸。可是又不那末簡單。不鞠躬固然是反抗的表示，鞠躬不深，便把頭按了下去糾正之，不止是侮辱，而又有教你知道當奴隸固應如是之意，倘鞠躬得很合格，姿態很正確，麻煩來了，被認爲是軍人，至少是受過軍訓的壯丁，才有這麼好的禮節。立刻檢查手掌，有無拿槍磨的痕跡，倘有，當然是死。要殺便殺好了。而他又不讓你那末痛快，一切酷刑從容擺佈：在特務機關裏，非刑是非常多的，如繡花鞋，是鐵製的鞋形，燒紅了強人伸進腳去，辣椒水從鼻子裏灌進去，那算是平常的了，問的是在城裏的同輩躲在那裏？說不出

也得說。死？那有那末容易。

### 我們給敵人留下了許多醫生汽車夫理髮匠

國聯秘書英人威爾士氏所寫的未來世界，以深遂的科學之眼推測將來，中國的譯本流行到民間，這小說就化爲燒餅歌式的神奇之預言了。他推測南京被日軍佔據後的次年將發生大瘟疫。

屠洗了幾十萬人的一城市，瘟疫的發生也許是必然的罷，報紙上已屢有這消息，雖然語焉不詳。

但敵軍在南京普遍的得了腳氣病却是事實，其原因是不服水土，這有關心敵的病給予敵人很大的恐慌。他們的醫生是不夠分配的，於是把國內的皇漢醫學家找了來，皇漢醫學家者，日本舊醫之一支流，以比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舊醫學，在日本是頗有勢力的。來了之後，就大索城內困居的中國醫生爲他們治腳氣病，因之有些醫生得免於死。

在日本的華僑，理髮匠所占的數字定相當大的。南京就有許多曾經到過日本的理髮匠，能够說幾句日本話，也就被牽了鼻子當舌人，可以不死了。

還有，那就是汽車夫，敵軍利用得着他們，一次是載了大批中國人去殺，有兩個人聲明會開汽車，就被放過。

總之，敵人希望的是他所佔的區域內的人民能爲所用，倘無用，即使是不反抗，他也難於安枕的。

我們爲什麼讓我們如許「人才」爲他們所用呢？我們爲什麼不能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留下一座空城呢？思之悲憤曷極！

### 敵畏時疫有勝於虎

五月至六月，全城的中國人被強迫注射，也許是防疫針吧，但述者則謂是毒針，可斷生育，使人終身萎靡下去，打後的反應，幾天都不省人事，男子打臂上，女子則注射於乳房。這一述者，就是怕打針，趕緊跑出來的。

一位讀者寄來他的南京家信中附來的一張九月十號的中央大舞台的戲單，是女伶白牡丹和趙韻璧在演戲。旁有啓事云：「自本台請白藝員來京後，承蒙顧客不棄，每日滿座，乃五日下午四時本台正演武家坡之際，忽奉軍特務機關命令停演，以致顧客未能聆得潑袖戲，甚爲歉然，在係本園巷外中央樂園北首有人突患時疫，經日方趕到施行隔離。現在防疫機關等種種設施業已辦妥，可以無虞，本園奉命開演，」……云云。

看到了之後的感想是：（一）有血性的人固多，無心肝的人還是不少，中央大舞台雖不是一定每日「滿座」至少生意總還不壞，（二）有一個人患時疫，相隔一條街的戲園都會騷擾起來，可見畏疫有勝於虎，（三）究竟是否爲了有人患時疫便這樣戒嚴，還是別有原因？要之，敵人的神經之不甯，南京人隨時如

鼠之類，是可想而見的。

另外有一個消息，一個病人到敵人所辦的醫院裏去看病，是和家裏人一同去的，去了之後，說：「是虛列拉，危險得很，須要隔離」。叫他家裏人回去吧，好了就送回來。從此連屍首也見不着了。家裏人去問，一個小工模樣的人悄悄附耳說：「不要問吧，早已燒了。」

敵國是習行火葬的，火葬，在平時可省去許多麻煩，免估許多土地，本是最經濟最合理的辦法。遇有疫病，火葬更是消滅傳染，澈底免除病菌的法子，在沒有習慣於火葬的中國人，也許以科學的處理爲「殘忍」吧。其實死屍是無感覺的，要緊的倒是活着的人怎樣不受到不必要的痛苦與不幸。

在疫病流行中的南京，敵人的推行火葬原則上是不錯的。但一問究竟，却又駭人。通濟門一個木匠店老板得了病，好像是瘋疫，地方上去報告了敵人衛生機關，不由分說，敵人派了人來把病人以卡車載去，把他家的床帳被褥一齊搬走，付諸一炬了。

敵人在光華門中山門外都設得有火葬場，火葬的工具是一個大爐子，不管死的或者活的，一得病，只要類似時疫，治也不治，便投在裏面去燒，不知活活燒死了多少人。這位老闆，上午吐瀉了一陣，下午好一點，還是非常清醒的，便也被投在爐裏了。請閉目想一想，這是什麼光景，南京可憐的同胞，多少得了病的只有祕密起來，恐怕一求治，便化爲灰燼了。

敵人開設的醫院，有一天拾來一個病人，是被狗咬了的，注以「狂犬注射」，不治而死，於是全城的狗便遭了殃，一下子捕而殺之。今日之南京，「雞犬不甯」四字是最好的寫照。（可是南京尤其是四郊的狗因為吃的屍骨太多了，多數都是通紅的眼睛，稔惡異常。）

### 一日數驚的奴隸和敵人

七月之一日，通濟門家家閉戶，若大禍之將至，過了兩個鐘點，才漸恢復，地方上的奴才奉了敵人的命令：「凡遇暴卒的人須立刻報告。施行隔離，以妨傳染，否則匿報者處重懲。」揀了雞毛當令箭，那天看到有個人死在路上，便馬上報告，敵人之「衛生當局」馬上開了防護車來，跳下許多面蒙白紗布的敵人，張惶失措地一面施行隔離，一面強迫附近的居民注射防疫針，鬧了半天，却是修電燈線的觸了電，有他手握的修理工具為證。

又一天宮後山又驚惶起來，人人嚇得變了顏色，女人孩子都哭起來，紛傳是日本人來「洗街」，已經開到了大隊人馬，過了幾過鐘頭毫無動靜，細一問，却是敵人有十多匹軍馬，溜了繮奔向宮後山來，有幾個騎兵跟着飛跑追來，放了兩槍，想嚇住馬，流彈打死了一個賣燒餅的孩子，如此而已。

還有一天是大香爐有老婦揀了一顆炸彈不認識，在塘邊去洗泥，一下子爆發，轟然一聲，不但居民驚惶失措，敵人也駭然，以為又是鋤奸團的活動，為之手忙腳亂了半天。



驚惶，驚惶，驚惶，可憐的奴隸，可笑的敵人，他們沒有一天安枕的罷。

## 烟霧中的行屍走肉

每逢中日有關的紀念日，如「一二八」「九一八」「八一三」，敵人便在南京召開慶祝大會，這是異常愚笨的事。他要癡醉中國人，唯一的狠辦法是中國人忘去了他的血賬。無論如何，無心肝的人也許不少吧，但總不會在中國國恥日替敵人高興一番，會想到這是國慶紀念。述者不記得是那一次慶祝大會了，許多獸和走狗登台狂吠的演說之後，却添了一個偽滿派來的「使節」宣讀薄逆的詔書，很典雅的很登牙的讀完之後，便提高喉嚨大呼「滿洲國皇帝陛下萬歲」！台下却寂然沒有人跟他喊，

這些強迫稱慶的日子，滿街追躑着太陽旗和五色旗。有一個雜貨店老板把旗掛得像下午旗一樣，其實並無調侃之意，只是無此常識，可也就抓了去很吃些苦。

最妙的是每開慶祝會便攜了很多糖菓去，散會時，被逼去的小孩子每人分到一包，好像說：「給點甜頭騙騙你們」。孩子們都不敢吃，怕有毒，其實敵人倒不會這樣散毒的，要散毒也不在此時。

還有一個慶祝是敵國的「天長節」，在京的敵人都瘋了似的喝酒，醉了自然該中國人倒霉。那一天在中正路上，述者會看到一個車夫被刺傷了，流着地的血，倒臥在那兒，聽說還是憲兵幹的，敵人的憲兵軍紀比較好一些，但一醉，也就無所不爲了。

與其說是爲了一升米半斤鹽，不如說爲了鼎斧吧，可憐的無國權的保障底同胞們是每逼着擺在大街上成爲行屍走肉了。

是徐州陷落後的第幾天，敵人主催了一個南京市民遊行大會。這不很可笑麼！遊行給那個看？誰不知道徐州是我們的領土，被你佔了還不如南京一樣的悲慘，不壞還罷了，一擴大宣傳，使中國人又湧起一團慘不可言的仇恨記憶。

說是行屍走肉，光「行走」是不行的，還要喊些昧良心的口號，奴隸的嘶喊，還不是和上刑場的人的喊叫一樣。陽光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如林的太陽旗，陰慘慘的天色下行列蠕動到太平路楊公井口中華書局至安樂酒店之間，突然高處落下來兩個東西，隨着落地，一陣濃霧。沒有魂的奴隸對面不見人了，驚得四散竄。

明知是有人擾亂的敵人，也因爲路也找不到，更沒有辦法捕人。

本來由僞區公所憑券發給遊行一升半斤鹽的。事後不去取的人就彼注意。兩個煙幕彈，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幕悲劇中之喜劇。

## 一位英國人對毒化政策的報告

敵人之欲毒化我民族，已是盡人皆知的事，而其毒辣到何程度，卑鄙到何程度，實足引起全世界的驚訝。據英文上海夜報發表 A·斯密士君作的日人毒化長江下流一文，（是送給國聯的報告，）摘錄其關於南京部份如下：

「南京素來是完全沒有毒品賣買的，國民政府從根剷除了這種惡罪，但從日人一到來，這就成爲過去的事了，自日軍進城後，鴉片販賣立即重新開始了，在以後的幾個月，這罪惡增加到一個幾乎不能相信的程度，許多日人和在日軍勝利後從下流社會突然出現的中國人，現在正在這裏大做其鴉片買賣。烟販挨家逐戶的跑，其中，有許多被日軍強姦或施其它侮辱而現在被迫跟着他們的中國女人。一個這樣的女人，和其它處於同樣情況的女性，十五元一月被雇用來挨家逐戶叫賣鴉片，找到新的雇客還另有佣金。在這些小販上面是毒品大販子，他們以日軍特務機關爲中心並與之有極密切的關係，這些小販甚至能跑到學校裏去，有幾次幼年的小學生也受到他們的誘惑。在南京售賣的鴉片的價格目前上下在每兩十五至二十二元之間，比上海高出六七元。

再者，在南京行日本居民更以販片來代替工資，被日人雇用的中國僕人所受到的報酬一部分就是鴉片。日本人的營造廠雇用的中國日工得到鴉片作爲他們一部分的工資，那些抗議這種辦法的工人都被槍斃了。

，並且被控告到當局說是「反日」。

含有毒質的日本香烟在南京日益增加地出賣着。在日本很有名的一種牌子的香烟，在它的烟嘴上含有少許鴉片和海洛因。有許多人便因此爭購這種香煙，把其餘都割掉，把烟嘴在錫盤上燒着來嗅這種烟味。

上面所列表的事實是著者親眼看見的或者從絕對可靠的來源得到的。他們不過是有關目前揚子江下游的毒品情形的無數事實的一個小的百分數，事實已經照原樣表示出來了，筆者沒有寫出關於日本佔領上海——南京——杭州的地面的性質與結果，切於日人及與中國強盜聯盟者的行爲的本性的結論，讓讀者自己去想吧。」

## 數百國軍如天外飛來

漢奸陶錫三（湯山陶廠主人）組織的治安維持會，在敵兵進城後的第五天，忽然傳說國軍反攻南京已衝進城來了，正在掠了財物，喝得爛醉，逼找女人，武裝不整的敵兵們，驚之手腳無措，紛紛換上老百姓的便衣，許多日本人都坐了汽車跑向下關去了。其實是南門外的五個大地洞（據說是洪裝年間劉基建的）里匿有宋及退出的數百國軍，失守了四五天，還沒有被發覺，他們感覺在地洞內總不是辦法，而且餓得難受，便冒死從地道裏突竄出去。幾百個全副武裝的人像從天外飛來，敵兵只有躲開，而這一枝國軍却從容跑遠了，據說現在已成爲有力的一枝游擊隊，陶錫三一嚇便瘋了，（一說他是裝瘋）另由漢奸孫叔榮出來組織自治會，設在國府路五卅中學內。

### 「瘋獸」決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容

「倘真是一當順民，成爲奴隸，便能安然活下去，則昧了良心的人，也有以自解了罷。然而不，必須使奴隸成爲奴才，肯作棍，獸們才放心。如只一味順遂，是不夠的。他會威迫使你做人性以外的舉動。」

麒麟門外的田野，一個敵兵悠然地啣了紙烟在欣賞我們的城廓原野。

「站住！」

在獸窟中進出了這兩個字，兩個農民嚇呆了。看獸兵，却笑嘻嘻地，並無釋懷。

他擱着紙烟，從容的解下刺刀，在一大堆的牛糞中間劃一道溝，很整齊的分作了兩片。  
「吃下去！」

樸實的農民在生之本能下屈服了，慚愧地上前。

「這東西吃！」獸像露出來了，白森森的牙齒。

一個爬伏下去，在明晃晃的刺刀下，失了色地以口就糞。

「你一半吃！」

一口口地，在戰慄中中含在口裏嚥下去。

哇地，那一半之最後一口，胃的生理反作用使他嘔了出來。

噉！

這中國人慢慢地倒在地下子去，褐糞和了血水在嘴角迸了出來。

於是農民之一的中國人，伏在地下吃淨了那一半，那一半牛排洩的糞！

獸兵狼獾似地狂笑，蹣跚去了。

遠遠看見的我們，指爪幾于透過掌心，睚裂着仰天說：

「讓我們的血流在仇人手裏罷！我們出不了南京，決不這樣活下去。」

今日之南京

在鷄窩巷，一個商人經過，敵兵喝令站住，叫他一個男屍剝去衣服，覆向一個被凌辱死的女裸屍上去。

英心理學者蘭理斯研究戰爭常使士兵成爲色情狂。而敵軍之色情狂已非狂人而是瘋獸。

### 只有瘋子才敢打敵人麼？

爲了活下去，就得在這魔城裏混，就得上街，街上仍然有不少的人在走，所不同的是大家都有一副奴隸面孔，惴惴地以驚鼠的眼光望着，看有敵人沒有，一有，便不定什麼時候出事。

敵人是頗多的，楚楚的皮鞋打地格外響，最好的辦法是躲開，有時候則有敵人的電官在高頭大馬之上睥睨，想想：人如果還有血性，他會不傷心？

我（述者）是不大出街的，除非有不得不出去的事。

在國府路珠江路之間走着，太陽還是如此的太陽，街道還是如此的街道，被砲彈貫穿的柏油路是補平了，沒有一點痕跡，但如何平得了亡城者之爆裂了的心呢！

突然，路人都駐了腳，都竊竊私議，奴隸的聲音是永不敢大起來的，有些則避到巷裏去了。

顧着大家的眼，我看到了，一個中年的人，髮，鬚蓬得很亂，衣服是幾個月不換了的，瞪着失神的眼睛，顯然是一個瘋子。他喃喃地切齒奔向一個矮小的帶卓別令式的鬚的敵軍軍官，像一匹出柙的猛獸，他拉着他痛打，一面噴着「打死你！我要報仇！」

這敵人是嚇慌了，挨了幾拳之後，拔出他腰際薄軟如雪的倭刀。連刺四刀一地的血。那獸兵又戮了幾

力，從容去了。

接着自然是大搜索，附近的人家都被搜索得幾乎翻過來。

「爲什麼不多有幾個像這瘋人一樣勇敢的呢！」我想：「打死他一個軍官，拿一條命來換，不太值得了麼？這樣活着混下去，混到那天呢！」

### 說日本人放火者殺以滅口

三月，春寒峭甚，南京已頗平靜了，能出注意的還是做起生意來。科巷的一個豆腐店，也在斷垣頹壁間子然的房子裏磨豆子了。天一亮，才開門，兩個寇兵進來，單衣逼瑟的，要向火。火還沒有生，他又自己抱了店裏的柴到隔壁去，老闆和一個夥計探頭一看，兩個寇兵把火引燃了，已經隔着隔壁的房子，一剎那，熊熊的火勢直冲霄漢，兩個寇兵拿起腳來走了。

兩個漢奸模樣的人來問店老闆火怎樣起的？答說是日本軍點的火。過了一會，兩個日本憲兵走來，把東夥兩個拴了帶去。誰叫你破壞皇軍名譽，當然槍斃。

南京城裏有不少的憲兵是專維軍紀的，敵軍們相當怕他，但如果中國人遇着滋事的敵兵而向憲兵報案，則也得殺，殺以滅口。

### 一家十五口變成千萬條蛆



初夏到了臘城。自然是無知的，依然鋪滿了綠，頗像錦繡河山，太平天下了。

有太陽處，黑暗是遮跡了，然而不可掩的是蒸發起來的奇臭，臭得來不可撥過。

於是日本人鼻口上都遮上了口罩，或者是一方白紗布，一面強迫注射防疫針。

在門西，敵人是很少去的，人烟稠密，氣味是更利害。靠近下浮橋的一巷中，房屋大抵是完整的，但那臭却臭得出奇，一天到夜的使人欲吐，有些人搬走了，有些人還在整天聞臭挨日子。

終於被較高級的漢奸發覺了，覺察那臭是從一個加了日軍封條的房子裏，稟明了主人一打開，是十五個死屍，狼藉在院子裏，房子裏。

床下兩個女屍，一母一女，都在輪奸之後被殺了的，肉都差不多爛完了，臍下的臟腑集滿了千百個蒼蠅一個孩子死在地下，血肉黏貼在地板上凝固了，剝也剝不起來。

白鬚老人倒置在水缸裏，泡得半缸的蛆。

連處置這些屍首的力夫出來都是一臉的淚。

## 一口沫涎毒死十多個敵兵

八月間至九月初，敵人屢在攻武漢的目標下施放毒氣，許多人以為這是敵人的「急着」，其實敵人早就預備了化學戰的。

在南京，有許多存儲軍實的軍械局，都有密封的小鐵箱子，這些箱子上有「氣」字爲號，比一切軍用品的箱子攷究，嚴密，搬動時也不假手於拉來的中國人，而是很慎重的由敵人自己動手。

在四月間一商人束姓的被拉去了，是在鐵道部幫他搬軍用品箱子。有一口小箱子磨破了一角，漏出了些粉質來。敵人拉夫都是臨時性質，一兩天便放，而拉去之後是沒有飯吃的，這束姓朋友俄得流清口水，偶然在地下吐了一口涎涎，便覺有一股濃烈的氣味。他很機警，知道不對，乘敵人不注意，跑出了那屋門，一會房內拉來的伙子和十多個敵軍都昏倒了。

敵人發現之後，趕快戴了防毒面具進去把那些中毒的敵兵抬了出來，臉是鐵青的，嘴脣作紫色，眼却睜得來大得怕人。趕緊救治，不知還能活否？總之，那些拉來的夫，第二天便用蘆席捲了，以卡車載出城外去埋。

這姓束的朋友已逃到宜昌，他對人談起，敵人準備被迫退出南京時將下撒手鎗，放毒氣瀰漫于全城，使我們全城無醜類，這自然是推測之詞，敵人的用心，又何從知之？

### 棺材裏出假殭屍來

因爲雨花台曾有戰事，敵人是從中華門入城的，南門外大部成了焦土。在城外雨花寺，高座寺，同善堂停了許多殭屍，有些是被砲彈燬了，有許多還存在。敵人入城焚殺最利害時，有一位黃姓的青年商人，

想到了一個辦法。他黑夜從難民區跑出來，（他認爲難民區靠不住）跑到中華門外高座寺，他家有一副空棺木存在寺內，如果敵人進來搜索，他就藏到棺內去。果然，一天的傍晚，寺門被撞開了，他睡在棺內時，進來了幾個敵兵，拆了桌椅在停柩的處上點起火來烤火，預備火起之後便走，再換一個地方烤火。

他在棺裏藏着，屏息以聽，棺蓋露着一隙，外面的舉動是聽得清清楚楚的。先是敵人在拆桌椅，終於畢畢剝剝的聲音，燃起來了，他想，這處上有這樣多棺木，延燒是很快的，等敵人走了再出來，一定逃不出火圈了，橫直是死，不如出其不意起來，好在手邊早預備了一把斧子，砍他兩個，就是死，也比燒死備得了。於是橫了心，霍地爬起來推開棺蓋，跳了出來，三個敵兵出其不意，從棺裏跑出殭屍來，嚇得飛步跑了。這位黃先生趕了幾步，乘天黑溜去。敵兵們的胆怯，於此證之。

### 敵國和尚的搗鬼

有些日本和尚，在南京城裏也有相當權威，敵兵見了他們是要下跪的。天下惟最殘忍者最胆怯，他們最懼天誅，而和尚，則是接近神的人。此之謂武士道精神。

那些和尚，都是密宗支派的邪教，與禪宗的和尚不同，敵兵每人身上佩符籙佛像，就是他們給的。法西斯奧封建勢力本是孿生弟兄，然而遇着了民族革命解放戰士發揮的威力，佛像與符籙能保你不死麼？可憐的砲灰們！

自從敵國軍閥的法西勢力抬頭以後，敵國的密宗邪教風行一時，有邪教的組合達三百餘種，有些軍人都皈依之，利用神道來麻醉民衆，同時以之來壯下級官兵的胆子，有菩薩保佑，你們儘管行凶而無危險，于是和尚便走運了。

敵軍的和尙有無限權威，每到一處淪陷區，殺人盈野的地方，便有手持人皮鼓的和尙，對着敵軍或我們老百姓的死屍擊鼓誦經，算是超度，自然也就是一種貓哭耗子之意。

敵家橋之一民家，姓甚麼述者已忘，大概受驚過甚，一家人都在神經錯亂中疑神疑鬼，每夜看到許多無頭鬼在大廳上跳躍，聽到鬼哭。于是請了和尙到家裏來禳解。

敵國和尙行動極自由也極飄忽，他有時住在敵軍營裏，有時住在和尙廟裏，中國和尙也樂于他來，可得庇護。這鬧鬼的人家一請和尙，日本和尙知道了，自告奮勇去念經驅祟，一連幾天掛上作性行爲狀的佛像，持咒解穢，住在敵家橋的人家，便不走了，據說是強霸了那人家一個女子；而這和尙手筆甚闊，很肯拿出錢來給她家裏。這人家有什麼法子呢，爲了去鬼，却又來魔祟，奴隸的命運，如是而已。

### 一個有俠氣的西洋人

讀者常惠詠君的報告云：

敵人常常大捕所謂不穩份子，不穩，是廣義的，包括反日份子，不大伏貼份子，滋好的私仇，類似軍

人，受過訓的壯丁，類似公務員或學生之未搜殺盡者，我的朋友周君，不知以何種嫌疑而被視為不穩，兩個中國種的敵特務員跟着他後面，他發覺了，慌亂中走向下闊去，望見一個有口國旗插着的洋行，不擇路地跑，進去，乃是一個堆棧。一個西洋人看見了正待問他，那兩個走狗也跟着進來，於是轉過來，厲聲以中國語問幹什麼？答說來捕人，那洋人問什麼罪？答說抗日。洋人怒了，說：他是我們的職員，與你什麼相干。兩隻手抓住兩個人的衣領推了出去。

幾十分鐘以後日籍的特務員來了，要搜查，被拒絕了，敵人也不敢強橫，周君被這洋人留住了幾天，經洋人托另一個人帶到上海去。

這可見正義感是不絕滅於人間的。這西洋人的名字現在不便宣佈，我們相信，類此的西洋人一定很多，聽說今年四月間，在松江附近的公路上，一個漢奸正在拉夫，以繃索網了許多農民，一個西洋人坐汽車經過，突然跳下汽車，放了兩響手槍，打死了那漢奸，便上汽車去了。

### 這是什麼世界餓死也不幹了

祥和，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頭腦是單純的，他不懂氣節，然而他恨日本人，只爲日本人殺了我們南京那麼些人。他之去替日人服役，自然也不像士大夫階級是故意昧了良心去圖富貴，只是未被敵人殺死，便要活下去，便要吃飯，而在南京找飯吃又是那麼難。

他接一個闊漢好的廚子介紹到新街口一家高麗人開的酒排間去當雜役，所謂酒排間，其實也賣海洛因，也賣酒，也有高麗女人賣淫。天天有敵兵們在那裏酗酒，一醉便生事，高麗人自會設法擺佈中國人爲他們找樂子。

被介紹去的第三天，他可以上樓下樓隨便走動打雜了。那夜看到三個敵兵吃得醉薰薰地，上了樓，不知道高麗人那裏弄來的兩個女人，是我們可憐的同胞，被剝得一絲不掛，餒餓地在地上，三個敵兵一手持着酒瓶，一手拿了馬鞭，喝一口，在那兩個女人身上抽一下，女人慘叫一聲，敵兵便是一串狂笑。并未奸淫。打了一陣，拿出幾塊錢來，踉蹌走了。兩個女人連啜泣也不敢，趕緊穿了衣服拿錢走了。

他連夜跑出酒排間，他同人說：這是什麼世界，餓死也不幹了。

想像的敵人的殘暴，沒有這末離奇。敵人常常會這樣想，我們爲什麼別了妻子出來當砲灰呢，爲了解除他無理性的戰爭的苦悶與煩燥，索興作這樣殘酷的消遣。他們需要的是高度的出乎常情的刺激，通常的性行爲是不夠使他們滿足的。此在變態心理學上謂之虐淫狂，霍理士在戰爭與性慾中分析得很清楚。因爲不這樣胡鬧他便會清醒，他連一天也不願混下去，

### 一 漂母的慘遭遇

在生活之鞭下，秦姓一老婦，倚老賣老地替敵人縫洗衣服，時常出入於織管巷四達里敵兵營，她自以

僅五六十歲了，不怕敵人再蠻橫，總不會怎樣對付她。敵兵倒並不吝嗇的，她的收入足够糊口。

一日，她走入四達里敵兵營，一青年的敵兵叫她進去補綴了兩件衣服，給她一塊錢。她稱謝待去了，却叫住她，把她引入「空室內，那裏有一個拉來的青年關在裏面。敵兵以手作式，叫他和她作性行爲。她厭極了。然而不敢作聲，奪門是不能走的，跪求也不聽。那青年不肯；刺刀出鞘了，敵人變了臉，強摑了老婦和青年之衣，那青年戰慄地站着不動，老婦是伏在地下發抖，這慘狀面被一個拉來長期服役的人在窗外所看見。不久，他得了機會，跑出來了告訴人，他說：不知道敵兵也有母親沒有！好像他不是母親生下來的人類，那裏有一點人味兒！在敵兵營裏面，敵兵養了幾條軍犬天天訓練。他跑了之後，便把鞋子衣服丟在一個小塘裏，涉水而過，恐怕軍犬會追蹤來捉他，他曾看見有幾個拉去服役的人跑了之後，又被軍犬嗅得行蹤抓了回來，害得躲着的人家都因之送了命。那些狗很高大，像是西洋種，懂人話，很驕然而也很馴，敵兵訓練時教牠嗅很重的東西，一上戰場，這些狗比敵兵勇敢，把敵人的屍用口啣了，曳着回來，有時是啣回步槍來。

### 孩子們總是有良心的

敵人的暴戾恣睢，屬於民族性者少，多半還是法西軍閥的鼓動，在石鼓路有與賣毒品的日本浪人比鄰而居的一家，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和那浪人的十三四歲的孩子混熟了。——敵人的孩子多數氣焰很高，看

見中國孩子便罵「馬鹿，滾開！」這是大人教的。而這日本孩子却是例外，常常到鄰家來玩，有感情了。一天，那孩子却跑來說：「我們日本軍要抽力夫了，你快叫你父親走吧。」但怎麼走得脫呢，這孩子很聰明。逼着他的母親寫一封信，作爲介紹這一家到上海去，於是這一家收拾了東西舉家逃往上海去了。有日本人的信，當然是好奴才，一路都可以通行無阻。這敵人的孩子嚙了一眶眼淚來，拿了一包糖果送他的小朋友。這日本孩子的家庭當然是無惡不作的，而這孩子却還天真未鑿，有着人類基本的感情。敵人軍閥逼得敵國多少人都發了狂，孩子們却還有清醒的，還會使敵人聞之爽然吧？

敵人大捕南京全城之狗時，忠林坊一中國人家裏來了一個常去玩的日本小姑娘，掬着一臉愁，把巷裏一條小狗要求藏在他家，她說：「我們家沒有地方，可不可以讓牠在你們家樓上躲着呢？捉去了，就沒有命了。」敵人把中國人的生命看得比狗不如，而這小女孩子却恐一條狗無辜喪失了生命。這里藉著着一種敵國人民對於敵兵反殘暴的感情，莫看這一件小事，却反映着敵人的惡行往往爲他們自己的女孩子所不能忍，這感情擴大起來，便是敵國的大革命到來，總有一天，敵國的少年們會爆發起反軍閥的怒焰的罷！

### 看熱鬧者禍及本身

中國人有一習慣，街上遇到熱鬧就圍住來看。今日之南京，看到出了事最好是走開，否則也許會禍及本身的。奴隸的命運有什麼保障呢！

今日之南京



有一個人走過昇州路一家日本商店門前時，忽然玻璃窗被什麼擊破了，碎玻璃濺了一街沿，趕緊跑開，已來不及，毆了木屐的敵人搶步出來，一把拉住。聲明是不知道，那裏肯信。過路的人圍上來，有多嘴的說：「我看到對面有個日本小孩子拋過石塊來打人的。」「好！你幫他，他是反日份子」。這人也說不得身了，日本憲兵一來，一齊帶去。

有一位是軍人，躲在難民區一百多天。化裝了賣菜的小販，挑了一担菜出城，還沒到城門口，繩子斷了，菜滾了一街，在菜底下的子彈撒了一地。想跑，巡邏的敵兵過來了。當胸一把抓住。有幾人跨了腳看，當時不問情由就拉這幾個搜身。幸而這軍人聲明是他一人，敵人看到那幾個旁邊人也不像是和他一塊的，才放了。

當奴隸的人有什麼心情看熱鬧呢？有時是看得好玩的出了麻煩。有一個日本人，打得一手好彈子，在百都飯店舊址表演，圍而觀者有中國人幾百，突然樓上有鋤奸暗殺團放了幾響手槍，刺殺一個漢奸。敵人立刻戒嚴搜索，這些看熱鬧的人都被禁閉了一夜，提著心過了一宵，不知道什麼禍事會臨到自己頭上，第二天早上才糊里糊塗抓了一個嫌疑較重的人去，其餘總算放了。

### 卅字旗有無限權威

此兩故事，述者是中央警察總隊的警士，爲其親見。在南京的份子最複雜的團體要數卅字會，有漢

奸，有要做善舉的人，有取得保護色者，他們出來有臂章爲記。一次是幾個敵兵爬到難民區連者住處的屋頂上不知又在找什麼事。遠見有紅卐字旗來了，趕緊下來，述者親聽到他說「日耳曼」「日耳曼」，招呼同伴下來，意思是怕德國人看到。

看到類似德國旗就伏貼了，法西同盟，利害有如此者。

更有一次是鼓樓公園，在鼓樓公園上插有最大的旭日徽旗，一個十多歲的中國孩子和一個西洋孩子指指點點不知說些什麼，一個敵哨兵過來就打那孩子兩個嘴吧，要抓走。那西洋孩子很傲慢地向敵兵抗爭，那倭兵便蹣跚着走了。這孩子是德國人。

國際委員會的各國西洋人同樣的熱心，但在敵兵入城發狂的殺殺燒劫時都無法制止，只有德國人一走來，敵兵却不能不怕他幾分。而盜亦有道，這些德國人服務也極認真。想不到我們的難胞倒托庇於他們！

### 中國人殺得完嗎

廣州失陷後，同胞被敵屠殺之慘，其故在「廣東精神」久已爲敵人所畏。他知道廣東人必不屈服，留之久必爲慮，敵人在近半年來雖然竭力以柔功麻痺我中國人，不大殺人。但述者曾在「海南線」(京滬路之僞稱)的「南京驛」車站上看到一個操天津話頗流利的敵憲兵挨個兒搜查旅客，輪到一個說九成廣東話的旅客時，便問你是不是廣東人？答說是的，便叫站在一邊，許多旅客都放行了，此廣東客入與

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都被帶走。

楊玉銓君底一個拉包車的，最近自南京寫信來報告他主人，說：他的兄弟拾到一個新生活運動的徽章，用來鎖在褲子上，當鎖針用。在澡塘時被一個特務漢奸發覺了，報告敵人，不由分說抓了去，至今沒有消息，也不敢去問。他是個老實人，嚇糊塗了，自然也說不出話，大約已沒有生命了。

殺，殺，中國人殺得完嗎？倘殺不完，總會有殺你們的一天！

### 敵兵確有思家自刎者

在報紙上往往看到敵兵厭戰自殺的消息，也許有人以為過甚其詞罷。但在南京，確乎有敵兵自殺的，不是自殺，不是切腹，而是以剃刀自刎。為一難民同胞所親見。是在新住宅區，駐紮了一小隊敵兵，一個敵兵年紀很青，面有微麻，名字是渡邊千頁，屬於野中工程隊，住在樓上。不大說話，有着憂鬱的氣質。那些敵兵每天吃了酒便出去找女人胡鬧，他却不大大出門，此難民同胞會留日，會說不少的日語，被拉去當勤務，為他們作瑣事。七月十七日，發現渡邊躺在樓上的地下，喉管被剃鬚刀切斷，血流滿襟，其旁留有絕命書，大意云：我自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即從事文化工作，並任東京市電氣會社事，自徵來支後，母妻相繼憂愁而死，家有幼女及一弟，見面不知何日，苦悶萬狀。現在感到人生之無聊，世界之光明日益渺茫，覺此日死實更為安心。尚有金十餘元，請兌交東京岳父，請其代撫吾女成人云。

敵人對於此等事異常祕密，拉這敵兵的屍首去燒是夜間，不但恐怕中國人知道，更怕他們自己士兵們知道，敵人是不能細想的，倘一想到以生命換取的是天怒人怨，害了人家也害煞自己，圖什麼？縱不自殺也會發呆罷。

## 去南京城十五哩十二山巔飄着反帝之纛

筆者現在是在遼遠的後方的重慶的夜里，廡將牌隱約地傳來，隔壁某長官公館的門房傳出話給汽車夫讓他去接四姨太回來。

倘不是偶然有築防空壕的炸藥爆聲也許會使人忘了這是在淪陷了大半國土的國家。不知怎樣地會使人聯想到爲「八月的鄉村」寫序的魯迅先生的話：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莊嚴的工作。序者早已死去，作者是做了四川省政府科長了，據說。但使人不能忘的是「八月的鄉村」所寫的東北義勇軍——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最先的一枝民間武力。因之也就想起了一個朋友所述的南京附近的紅槍會，黃槍會，和游擊隊。

一經過棉花堤，到了江甯與江浦交界的江邊，你可以看到那對江的十二個山峯，峯尖上插着十二面大旗，有青天白日的國徽，有紅地一個鈎子的紅槍會旗，有黃地一個鈎子的黃槍會大纛，倘你還有血性，不由你不落下你的淚水。

一走近江邊，你可以看見雄赳赳的彪形壯漢，在那里放哨巡邏，背着大刀，藍布對襟短衫，密密地一排排，如在戲中所見的短打武生。從肩頭到腰間，斜披一幅紅布或黃布，大書中華黃槍會，或中華民國紅槍會。

這是不願做奴隸的好漢子，爲了爭取「人」的地位，他們昂然地以封建的農民原始武力與法西斯強盜科學武力對抗。

注意——他們和敵人所估的南京城相去不過十五英里。

### 敵兵——聽到鐵人來了就溜

作爲農民反帝武力基幹的自然離不開封建意識，但在「或種」意義上，封建與反帝獲得了辯證的矛盾統一性了，這也就值得我們的謳頌。

例如他們紅槍會及黃槍會始終相信他們所奉祀的神道，他們始終相信符籙咒語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他們覺得佩了符，念起咒來便會槍子打不進肉身，除非有奸人告密，以女人的排洩來破法，神道便遠避，不再保護他們了。

因之，在飛機來轟炸時，他們便散到山窪裏跪下念咒，合掌瞑目，他們很鎮靜，述者在看到三架敵機到江浦去投彈時，還有很多人在山窪裏設下香案。

也許是只在恫嚇吧，還是山裏是不容易找到目標呢？只見爆炸後塵土揚起，却未見到血肉飛空。他們的組織也很嚴密，規律也很嚴，他們有着一股不可侮的自信，比之士大夫階級卑怯的兩面性高明得多，難怪敵兵一聽到「黑頭」「鐵人」就溜。

## 好一個悲壯嚴肅場面可供苦無劇材者抓取

他們的起因是這樣的，自然是平常就有這一組織，用以防外來的土匪及內戰的散兵搶劫，但一到時代來了之後，就把保家的圈子擴大到守土了。

南京失守前後，這組織更強調起來，經過了蹂躪羔羊也似的南京民衆的敵兵，連白種人的國際委員會都不放在眼裏，怕什麼鄉下人呢。

十二個敵兵到江浦來娶「花姑娘」，來得正好，紅槍會便把他們解決了三個，其餘跑了，從薄好口裏知道紅槍會黃槍會的不可侮，於是派人來作說客，希望他們投降，給官做。回答是「不要，只要我們自己的地方。」說客漢奸狼狽的逃去了。

敵兵再度來時曾經激烈的一戰，自信力強的人是會勇敢得不顧一切的，結果敵兵死傷多名，而一個黃槍會會首的娃兒陣亡了。

述者經過江浦正是這會首娃兒大出殯的一天，送殯的何止萬人，縞裳如雪，雪涕如雨。好悲壯嚴肅的場面，寫戲而苦無題材的人何不抓來？

這力量能支持好久呢？這羣沒有正確的意識的人。高談民運的人那裏去了、還不把握着他們，何待？

## 天奪其魄者寢食不安

對於那天奪其魄的解釋，我是這樣的：違反人理的極惡窮凶者，縱使躊躇滿志了，而心理上總有些暗影，神經是每個時候都在緊張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個報復到來，故在南京的敵人是寢食不安的，天奪其魄的表現是色厲內荏。

初夏的午夜，國府路十個沿街的樓上發現了游擊隊，是一個敵哨兵瞥見的，窗口架着機關槍，一個敵鋼盔的人還在窗口搖動着白旗，是以旗語在向潛伏在別處的游擊隊通訊。立刻報告了司令部，立刻施行緊急戒備。立刻開出了一隊隊包圍，經過兩小時的動作，每個敵兵的心臟都在劇跳，戰戰兢兢地作大包围式，而選了三十個敢死隊爬上了那樓的四週。等了幾十分鐘，沒有動靜，手榴彈與輕機關鎗齊向那樓發去，還是沒有聲息。天一亮，比較胆大的爬近那游擊隊的「圍樓」一看，一個裁縫，（戴着壓髮睡帽）身上的榴彈如蜂窩，與他的女人死在地裏。機關槍是一隻長喙虜計，大約他是在窗口用白扇煽風斗的結果。

### 審計部被焚之夜敵人又自相驚擾

有一夜，是六月中旬，述者是在白下路西頭盡餘的一個火場乘涼，隱隱聽得彈箏及女人歌唱，是遠處咖啡館裏藝伎在歌舞，夾着，竊聲狂笑，大約是敵兵醉了，不定那幾個倒運的人，碰着他們就得出事。

忽然樂止歌歇，隱約的樓台燈火都熄滅了，戰滿了敵兵的卡車出動了，白下路有着刺刀的敵兵在放



哨，我（述者）趕快回去，伏在樓上窗眼裏張望。恐怖的氣氛布滿在全城，遠見白下路東頭的火光燭天，隱隱得半個城在緋紅裏閃爍。不遠處有哨兵在喝問口令，接着雪亮的刺刀一閃，一個中國人慘叫一聲，大約又殺了一個「游擊隊」，

第二天悄悄問起人來，據說是已經在敵兵進城被焚過一次的審計部，爲了燒去的不多，敵人有小部份的輜重在裏面堆積着。不知怎麼又起了火，敵人以爲游擊隊在大舉事，於是也大舉戒備，結果是自相驚擾了一夜，消防隊直到天亮才敢出發救火，延燒了許多民房，而老百姓不及回家在街上被認爲「黑頭」嫌疑而殺死的有二十幾處。

### 在敵人腦子裏跳躍的恐怖影子

九月初，我們的游擊隊大活躍於南京的附廓，龍潭發生了戰事。聽到了是無限傷心的歡喜。我們在龍潭是有最堅固的國防工事的，不幸敵人探得了，避實就虛，繞道來攻，我們在最適宜的戰場龍潭沒有經過激戰而使敵人付予相當的代價，在失陷後十個月，我們却聽到龍潭有戰事發生了，如何不喜！

南京是昇平世界了，但南京附廓的老百姓，却遭到與初失陷時同樣的茶毒，老百姓動輒被殺，罪名是游擊隊嫌疑，明知其不是，也要殺，多殺是毫無問題的，漏了一個却會使他禍生肘腋。

幾個教育界的人從蘇州出來，想繞到安徽我們自己的勢力圈內去，是步行的。在南京附近郊外，遇到

了敵兵，捉到之後，先把幾個引到田裏用刺刀劈了。有一個急了，他會說一句日語，僅僅的一句「阿里阿栗」，引得敵人笑了，居然免了死，另一個則會說英語，自稱是商人，敵兵也懂英語，問他怎會講英文？一定是學生，答說：是在上海做生意的，須與西洋人周旋，故懂點英語，於是也放了，說：「放了你，正路法和中國老百姓說；日本軍不殺中國人是救中國人的，中國老百姓莫幫游擊隊，有游擊隊快報信，還有賞。」游擊隊，游擊隊，在敵人腦子裏跳躍着恐怖的影子，是一天天大起來了。

### 嚇破敵胆的青天白日旗縫的被褥

說到暗殺，如後面所提到的何錫徽劉純之外，日本人亦時有被暗殺的，六月，在板橋鎮附近的二顆樹上掛着一個日本人頭，地方上報告了日軍部特務機關，便派上一隊兵圍住了村莊搜索游擊隊，當然無所得。一說這敵人是被鄉下人殺了的，恐怕嚇破，便做出游擊隊殺的樣子，被殺的原因不外是騷擾婦女。

敵其是不敢單獨下鄉的。單獨下鄉便時有被活埋的危險，光華門外，距飛機場不遠，便會活埋過兩個敵兵。

有一次是兩個敵兵下鄉去玩，在郊外四野間遠遠看到十幾個農民荷鋤疾步而來，敵兵一看不好，拔了兩槍，拔步飛跑，這些農民莫名其妙，其實並不是想殺他們的。第二天來了大隊敵兵搜索，把村長帶了去問話，說明了原因才放出來。

句容江寧縣境之間，王家墳地方，有一個農民把不知那裏來的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縫的被褥，晒在草房的戶外，被敵兵看到了，以爲是游擊隊的標誌，趕緊通知敵兵，架上機關槍在村口，如臨大敵，鬧了三天，才知道是這麼回事。大驚小怪，敵人一個軍官自己也覺頹然了。

### 得一不實的情報便張惶失措

最近（八九月）的南京，敵人是異常恐懼的，他們不但怕游擊隊擾亂，而且怕第三戰區的反攻，因爲東戰場是在我們的控制中。大江以北至徐海屬有我們的大軍虎視眈眈，浙皖一帶，褶罔起伏處，他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倒是他的心腹之患。南京是空虛的，除去三三兩兩的散兵和憲兵，大隊的敵軍只有開出城的，不見開進城來。以前清晨黃昏的的船號也聽不見了，玄武湖中山門外也不再有利隊上操的敵兵，就是明故宮大較場的機場也不見完好的飛機，城門口只有儀鳳中華兩門隨時開，其餘都閉得很緊，而且堆得有很多的沙袋，檢查行人分外的嚴，出入城門不但要搜身，連攜帶一筐一担，都要澈底細翻，恐有便衣隊混入城來，一旦中國軍大舉反攻作內應。連巡邏警察用的鐵甲車都不見了，大約是開到贛鄂去充軍用。

敵人又派有大批的諜探到徽州一帶去刺探虛實，注意的是否有反攻的可能，大約有一次得到不實的情報，立刻張惶起來，城內外都施行戒嚴，不知從那裏調來許多零碎小隊的敵兵守城，一面大搜索，家家都翻箱倒櫃的檢查，結果是抽了許多老百姓去殺了，虛驚了幾天，才算了事。

## 埋在地下軍火接濟了游擊隊

志士潛伏在城裏秘密活動的確實不乏其人，無論敵人鎮壓得多凶，諜探網佈得多密，仍有一面以漢奸顧民姿態與敵人委蛇，一面却和城外的游擊隊暗通聲氣者。有幾個跑出南京到了重慶的人就是得他們之助使敵人不疑而出險的。

南京之陷，確是太倉卒了，而且有不可靠的國際委員會的難民區作保障，當南京被圍，各軍人自爲戰時，看到敵已入城，不能再抗拒，沒有當時死難的便只有一條路，跑到難民區再說。一則以爲敵人總不會不顧國際體面，對於難民區該不會十分逞其殘暴。一則也是四面皆敵，無處可跑。結果是敵人不顧國際信義，進到難民區來大搜索，殺了許多軍人，公務員，壯丁，乃至老弱。但難民區畢竟不能如外面的爲所欲爲，也還有少數軍人躲在裏面搜濕了的。有些軍人，在南京表面上已平定時，便出頭和敵人周旋獲得了保護色，一面却和離城不遠處的游擊隊聯絡，因爲伏在難民區時多有軍火埋在地下，後來已經全部取出來運去接濟游擊隊了，至於運出去的方法是頗爲巧妙的。

### 一身受酷刑者的自述

下述故事是身歷者和筆者親口述的，確甚可靠，述者羅宗仁，自然不肯當漢奸才會遭到酷刑，但也並未作反日活動，被捕的原因是仇家挾嫌告密，企圖借敵人的刀來殺他。羅君是五金商，在昇州路開店，七

月二十九日，被兩個敵人特務員抓了去，說：你跟游擊隊有往來，昨天你的姪子出殯，出到城外，棺材裏就是一棺材軍火！勒索的是日本人，說得一口不知所云的中國話，羅君聽不懂，也不知禍從何處來，只有答說不知道，不知道？於是嚴刑逼供，用浸了水的皮鞭打脊骨，辣椒水從鼻子裏灌進去。以豬插插入生殖器裏，以竹杆捶入指縫，都由中國種的人來執行。已是一息奄奄，却被搬上一張椅子上去，羅君在昏迷中，以爲是坐電椅，以爲什麼都完了，但却並沒有怎樣，讓他休息了一回，另以一漢奸來問；羅君才恍然大悟，提出有力的反證是棺材並未出城，昨天本來要出城的，因爲臨時斷絕交通，擱在城邊了，打開棺材一看，只是一具屍首，才獲釋放了。敵軍每逢棺材出城就強迫打開檢查，不知那裏聽來的謬報，遂致禍及屍骨，可笑。

敵人以僞滿調來的軍隊把守在城門口，一位國軍軍官化裝了賣豆芽的小販出城，在黎明時只有一個僞軍在檢查。豆芽也被提起來翻看，却發現了一支手槍，這位軍官很機警，立刻撥開另一堆豆芽，底下是四百元中央銀行法幣，此僞軍一手拿起錢和槍來，一手揮之使去，這位軍官一身冷汗急急地走了。此爲軍並非有意救他，只是恐怕一響張，四百元到不了他個人的手也。

### 從保甲連坐制反映的我游擊隊戰士的強大

敵人是怎樣地畏懼我游擊隊，漢奸奴才之奉其主子命對於游擊隊的防範至什麼程度？——亦即游擊隊

之如何驍悍英勇，可於其「獎賞及過罰連坐制規則」反映之。

南京郊外的江甯縣境已實行此保甲連坐規則，由僑縣長請示敵警備隊特務機關執行，據江蘇同鄉通訊處發表之情報，所載此項規則云：

本規則獎賞及過罰連坐制分重中輕三種。

一、「重賞」全保發給賞金，「中賞」全甲發給賞金，「輕賞」一甲發給賞金。

二、「重罰」全保處罰金，全甲人民處死刑或驅逐之，「中罰」全甲處罰金，聯保者處死刑或驅逐之，「輕罰」聯保者處罰金，本人處死刑。

(四) 依本規則之賞罰輕重，照下列各節辦理：

一、保甲內如有抗日運動或通黨容共等叛逆行爲，隱不報官者，以重罰處之，其事先能防止未然或預先報告者得重賞。

二、保甲內有策動擾亂治安或通匪者處中罰，事前能報告者得中賞。

三、有武裝自衛團之保甲，而默視黨軍敗兵匪賊等侵入，或給予便利者輕罰，與之交戰擊退者輕賞，確會抵抗而未擊退者亦得輕賞。

(五) 賞罰之多少與輕重，由省長或縣長決定之前，須諮詢日本警備隊長，特務機關長或排長行之。

## 「歡迎皇軍」的白幡如雲中

### 透出一聲「救中國」的怒吼

中央電影攝影場職員趙志春君八月四日離開南京，到重慶了。談起一事，是大可以文藝之筆謳歌一番的。而「今日之南京」祇在記流水賬，願提供此題材，給寫作者們。

春間，敵人有大批軍隊新開到南京城來，敵人和漢奸逼令中國民衆執「歡迎皇軍」的旗幟，站在大行宮歡迎，敵人却把這光景攝入影片，用來麻醉國內，欺騙國際。敵人的行列正浩浩蕩蕩地開來，被逼着夾道歡迎的人叢中，一個老人穿着藍袍黑褂像是險服，默默地立着。氛圍是如此的肅靜，除了整齊的皮鞋聲，更無一個人敢咳嗽。陡的一聲：「和平奮鬥救中國！中華民國萬歲！」那聲音直穿過靜寂的空氣，使敵人和可憐的同胞們都愕然了。那聲音繼續在叫，老人的面色是悲憤而從容，望之凜然如一幅神像。雜在人叢中的特務員一聲推倒了他，幾個敵人的刺刀亂下，這老人便如願就義了。

### 老牌奴隸中不乏有心人

南京淪陷，說是導源於「七七」，不如說是「九一八」，理由簡單，敵人不奪取到東北三省及熱河是不會降敵到南京的，在「九一八」第六年之後，敵陷南京，乃調來許多東三省籍的偽軍和偽滿職員來替他

膿血，鎮壓同胞。

據說於是，東北口音的人的氣節，在今日之南京是異常的高了。「媽勒巴子」，不但可以當一切生靈場中的「發票」，而且有許多漢奸不會說日語却捲着舌學罵「媽勒巴子」嚇人，論奴才資格，東北人雖強於朝鮮人，畢竟比關裏人老些。

可是說一切東三省被調到南京來的都是毫無心肝，甘心賣國的却也太過。述者會到一位東省同胞，是在南滿醫科大學畢業的，調來爲敵人作衛生工作，他常常爲南京同胞解圍，他悄悄和述者說：「他恨東北一切漢奸入骨，想到有一天收復東北，殺盡他們，即使我們這些也殺在裏面，永受不白之冤我也甘心，不天盼望，盼到今天，連首都也失陷了，想不到關內也有這麼多漢奸奴才，甘心事仇，媚敵取寵，那一天收復了失地把他們殺完呢！」他的恨比我們更深，他的淚比我們更多，血也比我們更熱。

## 兩個敵人臨刑大呼

日本萬歲中國萬歲

誰提起日本人都痛恨，這是由於戰爭驅使敵人的心理變態，成爲虐殺狂了，但日本人也還是人類，也還有些有理性的，被軍閥強迫徵來發狂地殺人同時自殺，不甘於發狂的清醒份子，雖則敢怒不敢言，而秘密的反抗還不乏其人。

今日之南京

（三）



他，

豐甯路有一家中國人，有兩個敵寇時常進出，鄰家都認爲他是漢奸，側目而視。其餘敵兵也不去滋擾。七月初的一天，一輛汽車停到他門口，兩個以巾蒙面的人被七八個憲兵牽了下來，身上只有汗衫短褲，手上套着手鐐，進去之後，六七個中國青年也鏢了出來一齊牽到火場空地槍斃。

傍晚，屍未收，也無人看守，有大胆的人剝去了衣服的人去一看，兩個確是日本人。相貌身材之外，腳上大指分開的襪子可以證明。搜出來許多傳單印刷品，拿上汽車時濕下了幾張，都是最激烈的反帝宣傳。還有日文，有漢文，還有世界語的。

有一個被拉去開車的說：大華大戲院對面空場有一次槍斃很多人，中有兩個日本人，臨刑時大呼中國語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日本萬歲！中國萬歲！」雖不知以何得罪，想來反戰是無疑的。

### 通衢僻巷時有反日標語發現

在南京催人嘔吐的標語隨時可見，但也還有驚人的標語張貼在通衢或者僻巷的，如：「中國人拿點良心出來！」「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國軍日內反攻南京！」「殺盡日本鬼子與漢奸！」或由白紙寫就貼在牆上，或則竟是白布長橫額，張掛在巷內電桿之間。有一次是五台山附近發學一幅白布標語書「南京人的血海冤仇要我們來報！」則爲述者所親見，時已近午，至少已掛了一早晨了，想來是半夜掛的。

漢奸劉純（綽號劉媒婆）之家，在三坊巷，夜間進來幾個大漢，翻正擁妾而臥，斧子劈死了劉純，却放了女人不殺，丟下幾張傳單而去。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是被匪劫，但又并無失單。

前次這一種傳單時時可以發現，有一次是東和劇場在放映電影，從頂樓上丟下一大把白紙來亂飛，燈明之後一看，却是抗敵救國的宣言。有時是公共汽車正在開行，窗口外一大把紙片散了進來，等到發現是傳單，車上有特務員喊停了車下來看，早已看不見人了，

這些熱血志士的行動的騰起兔落，足使人咋舌，不但胆子大，而且機警，有時候會使特務員害怕得一身熱汗，又嚇出一身冷汗。

### 無名烈士切齒揮旗

三月間，我空軍飛京滬轟炸敵空軍根據地。炸南京的那一天，有足述者。

未失陷以前的南京，不是常有敵人收買的小漢奸放信號，或用射擊，或搖白旗，給敵人以目標，有時是在軍事重要機關附近屋頂插上一個目標，以便敵機投彈命中麼？這當然是狗彘不食其肉的人幹的。

但在幾個月以後，在同一城內却又有人以信號給飛機以目標。

司法院附近敵人有大批軍實存儲着，我機飛來的那天，在司法院後有一個人把褥單繫在竹竿上舞動不已。但我們的空軍爲了顧全同胞的生命，經過上空時，投鼠忌器，沒有投彈，而祇炸了大教場。

這人，當然並不是我方派到南京潛伏的間諜而只是熱血志士，情願自己與敵人同歸於盡，我們可以想見其切齒揮旗，可泣鬼神模樣。

這著名烈士在當時便被敵人憲兵拿住「斬首示衆」了！

### 一 婦人裹着炸彈去撞火車

自南京至孫家埠的江南鐵路是早已恢復通車了的，惟客車大站不停，原因是敵人在京蘇路上吃過兩回大苦。是在五月間，我游擊隊正進攻宣城，敵人自東戰場增援蕪湖，以火車運兵，兵車是附掛在客車上的，車到蕪湖，敵人正忙着搬下軍用品，客車裏扔下一個手榴彈來，轟的一聲觸着了炸彈砲彈，連續爆炸了半個多鐘頭，站上敵人當時死了幾十。敵人受了一次教訓，此後兵車入站，先把掛着的客車摘停在車站數里外，開出時亦如是，搭客須在車站以外幾里上車，然後由站內開出附了兵軍或載有敵人的車輛接上開出去。

有一次則是一列車都傾覆了的，車由中華門站開出不遠，快到板橋，一婦人蹣跚地自鐵道線上直向車頭走來，不及煞車，剛一碰上，便爆炸了，一列車都掀出軌外，近機車的前幾輛車被炸毀了，炸死敵人幾百名。這婦人據說是一家都被敵人殘害了的，矢志報仇，投身游擊隊，與之偕亡，滿身裹着炸彈以一身換取幾百個敵人，嗚呼烈已！

一說這女人本身便是一個游擊戰士。無論如何，總是值得大書的一件事。

## 今之荆軻鋤奸成功了

漢奸余大雄被志士刺中殞命，刺客的工具是利斧。刀斧，雖是在淪陷區域活動的刺客不得已的武器，爲了手槍之不易得；而殺人於不覺不響中，較諸手槍，雖可造擊，却必須發聲驚動了人，實更有用。刺中之後，可以從容退隱。

荆軻在南京，潛伏的鋤奸志士用的是匕首，三角形的鋒利的小尖刀，還是三千年前志士荆軻所用的武器。據說這東西不特用時不發聲，攜帶較斧子便利，靈活，而且刺人必死，死者連一聲也喊不出來，在稠人廣衆中刺過就跑。被刺者不但動也不能動，喊也喊不出來。

有一個騙來許多同胞去殺換得富貴的小漢奸顏至誠，是一個偽清查委員。有一夜在大行宮家清真館子吃煎餅，十個人坐乃桌邊，一位志士反抓了一把匕首走來，當胸一刺，從心窩里直貫背脊，這位志士手執，這個人也不知道。等到茶房過來，顏至誠還端坐張口不動，仔細一看胸前，插有刀把，一抽出來，血噴得一桌面，才噉的一聲，倒地死了。桌上有一張鋤奸宣言，說明顏至誠的罪狀。忙了敵人幾天，凶手到那里子捉呢？

## 兩個與寇偕亡的渡客

血戰後，溧浦東有二無名烈士在江邊突起抱寇兵躍入水中，同歸於盡。悲壯使人泫然出涕，在南京，世有同樣的事頗值一述。

那是七月二十一日午後四時，述者是大同麵粉廠一力夫，正在下關把好商從上海運來的麵粉裝袋搬了鉤起上碼頭，突然聽到人聲鼎沸，視線齊向江邊集中；是一隻小渡船，船上共是七八個人，中有敵兵二人，一個短衫人扭住那寇兵的兩臂向江裏推。寇兵拼命抗拒，船離江邊已經在十丈以內，那船夫一面嚇呆了，兩手仍在搖，一個長衫渡客過來，一脚把漿踢下江去，幫着那短衫人推寇兵，寇兵的力很大，雖然兩臂被舉起來，無法拿槍，但還拚命抗拒，兩隻手抓住了短衫人的衣領不放，慌亂中寇兵歪倒在船舷外，短衫人也被扯得俯身下去，一刹那，同時落水了。幾次浮沉，便逐流而去，沒在浪花中，岸上已有偵崗敵兵拔出手槍來向渡船長衫人射擊，一面有敵兵登了別的渡船別向這渡船來，一岸上來看的人驚呼一聲，那長衫人竟也躍身跳下水去了。寇兵也只有向江水看看，無法可施。來看的人誰都有一眶子熱淚。

## 軟硬兩工的漢奸們

這地獄，當然是以閻羅爲中心的，但使得同胞受到無窮盡的苦刑者，還是那些判官，夜叉之類的漢奸。自然，他們唯恐主人們的不信任，遂乃加緊的迫害同胞，以明心跡。

一種漢奸如梁鴻志，是所謂維新政府的行政院長，以詩人而認賊作父，他用的却自然是軟工，是幫助敵人騙取同胞死心塌地當奴隸牛馬的。不久以前，他發出了佈告說：南京在大兵焚之後，廬舍爲墟，木阮長憫然憫之，特撥國幣二百萬元，貸與各該市民，凡有地契者，准予貸款修建房屋，俾各安居樂業云。

「二百萬元」是什麼呢？敵人在上海印的大批花紙，無法推用，於是以此示惠，蜜裏面和了多量的毒，而這蜜水，爲了渴，自然也還有人來飲的。

另一種漢奸，則是明充劊子手的，那猙獰過於敵人，却大抵是當地流氓，或在國府奠都以前有些房產的地主，而被劊紀文長南京市拆了的，那怨氣，却發洩在整個民族，整個同胞身上。

有了軟硬兩工的漢奸，敵人自然站着一邊看着了，這慘毒，是有甚於城破時大恐怖時期的！

### 義形於色地誘殺兩千同胞

國府有一個叫張榮光的，一部大絡腮鬚子，是什麼「查問委員會委員」，他在莫干路寧海路口登高演說，

圍了一千多人聽他說話。他掬了一臉的誠懇，他說：「親愛的同胞，我們的痛苦已有十年了，此次南京本」到南京來，保衛良民，使我們的安居樂業，所有中國軍政兩界的公務人員，沒有退出南京的，現在有好機會，只要出來，有飯吃，有錢拿，有事做；過了這機會，要五家聯環保，無人保的就問罪，保了一個公務人員五家全處死，你們快出來罷。」在他聲淚俱下的喊着親愛的同胞之後，一百多人站出來了，立刻被裝上汽車到小營用機關槍掃射，這樣死在這張榮光漢奸手裏的一共兩千多人，這種漢奸當然也是「人」，但如請一個心理學權威學者來解釋，也解釋不出他的心理來的。

### 但當漢奸卻不能保妻女不受辱

大時代一到，許多狐狸都露出了尾巴，無所遁形，在平日，或者還能像煞有介事的冒充圓顯方趾；一旦大時代之幕揭開，這些東西都如附叛之蠅集於最陰暗的一角蠢動起來。例如繆斌，例如陳琴之流，混進了政府，也曾經像回事地成爲治民者，官僚慾的苦悶無法滿足，發洩，一遇機會，自然不卸以賣國來換取窮寐以求的官辭，任道援跟着胡展堂幹過一陣，以胡先生的風骨高寒，却不能洞燭其幕裏有這樣一個衣冠禽獸。

和所謂市政督辦公庭抗日的有偽江甯縣長龐振乾（號惕齋），那是當年江蘇省的省議員，省議員而當漢奸的，如王馥之達劍峯，又如偽江蘇省政府委員徐果人，則是當年的省議會議長。此一批，自北伐成功

後，銷聲匿跡已久，敵人知道劣紳之爲用，比官僚更多，因爲他們是地頭蛇，他們知道怎樣去嚇榨老百姓。他們不但想保全家小，恢復他們被沒收或被官債收買的地產，而且想做官發財。官與財是可以滿足了，但家小却未必能保。有一位仇姓頗有地位的漢奸，住在門東，一個姪女被敵兵輪姦之後，他的嫂嫂來哭訴，他向敵人一報告，官却做不成了，是良心發現還是後悔呢，總之，他吞鴉片死了。

### 黃晟以外的通敵附逆者

可痛心的常漢奸的不一定是失意官僚，有多少却是現任外交官，外交官，自然與敵人接觸的機會較多。但本來爲減少國家困難而負折衝墮玷之責的人却反來賣國，這恥辱自比一切官吏當漢奸更甚。如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席委員陳籛竟充起南京僞政府的外交「部長」來，「次長」是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魯鏡，還有條約委員夏奇峯，駐日使館祕書江洪杰，外交部祕書周珪，都一下子跑出來當了什麼次長，大家都知道外交部職員黃晟因爲與他的兒子黃濟文父子同爲漢奸實情報給敵人，在「八一三」之後不久便止法了，却不知道還有些個通敵的人却一直跑到去年南京失陷以前，逃去了明正典型，竟混下去。外交部免職的交際科科長林炯實到了重慶以後，又跑到南京去還幹那一角；所不同的是科長改爲司長了。國家何所負於你？人民何所負於你？政府何所負於你？只爲要做官，不惜以漢奸二字的頭銜來換一個字的官銜！

### 流氓成了一時代之寵兒

今日之南京

（卅）



一部新官僚，及舊官僚，劣紳之外，爲敵人所寵愛者便是流氓。我們知道，南京與上海不同，流氓勢力是一向不能拾頭的，幾年以前，南京曾大舉捕捉刺花黨，藉以肅清流氓，除去下關，流氓在南京城簡直是毫無辦法，只能開深堂茶館，以生意來維持他們的團結。

敵據南京以後，知道社會勢力的力量，知道此輩魚肉小民的本事，比高高在上的官僚更大，他們能深入下層，能無孔不入。而且指揮靈活，叫他幹什麼惡事都優爲之。

于是銘新深堂的老板胡啓閣，和中華池老板姓丁的都成爲要人，胡啓閣又是六朝居茶館的老板，他擁有南京城許多許多的以茶房爲業的徒子徒孫，這就是他賣國的政治資本。

這一類土豪漢奸的權威不在偽維新政府的羣奸之下，南京全城現被分爲五區，每一區的區公所所長都出入汽車，望之儼然，但可惜脫不掉潑皮的調子。

市商會委員黃月軒當了區公所所長，述者看到他，坐在汽車裏，那威風還了得！

### 以身事敵的女漢奸

在淪陷於敵手的城中而猶耀武揚威的中國人，已如上述，還有，就得數女性漢奸。

女人，當然也分等級，第一等，日本女人，然而很少，只有藝妓與慰安所的「慰安員」；第二等是韓娟與賀海洛因的高麗婦；第三等，東三省籍的女漢奸，受過敵人訓練的女子，能說很流利的日語，如在

公共汽車上買票的，在廣播電台報告的，在小學校當指導員。此外的中國女人只有隨時受凌辱，到處受蹂躪了。

可是，還有一等是交際花之類女人，能說簡單英語，能跳舞，則也爲敵人所重。鼓樓四條巷有一個女人，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到傍晚就有敵人軍官派汽車來接，那女人就神氣得很。道路以目，誰也惹不起她。且有許多僞維新政府的所謂要員奔走其門。求她給敵軍官說話。她的門口，有敵人派來的警察站崗。她家對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跟着她喊「二道毛」，警察尋到他父親，拉得去就是一頓臭打。

### 大快人心的媚敵者的下場

漢奸獻媚敵人，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們揣摩主人的心理，以逞殘暴爲樂，於是他們也觸處尋殘害同胞的事，以求主人一快。

有兩個小漢奸，一姓彭，一姓侯，是踏在同胞的屍首上爬上去做了小闊人的，誰瞧見他們都只有躲開。

七月底，這兩個個人帶了兩個敵兵找窩子，却找到門西一個人家，這家有四個女孩子，在城破時幸免了，這回，他兩個想打她們的主意。

進門之後，女孩子們躲了起來，女孩子的祖父跪在兩個漢奸面前苦求：「彭太爺，侯太爺，你倆積善

陰陽在子孫身上罷，我們是多年的鄰居，我頭髮鬍子都白了，饑了我的孫女，就是饑了我一家的命！」

這兩賊爲表示盡忠於敵人，一脚踢開了這老人，要進去搜。

突然，一個敵人掏出了手槍，連開兩槍，兩個漢奸死在屋裏，兩個敵兵把巷子裏警察喊進來看着，揚長而去。

敵兵也不完全是獸性的，殘害同胞的漢奸他也不會看下去。而且，他會想到。連自己的同胞都會出賣的人，何愛於我，而會對我忠實。所以漢奸常常落到這個下場。

### 有志賣祖國者垂老強舌習日語

每一個淪陷區地的大城市，照例有許多日語補習學校應時而起，自然大部份是日人所設，多數却是投機的漢奸所辦。的確，懂得日語的人在南京當然很了不起，高明點的可以充翻譯，就是稍微懂兩句日本話也可以當「露天通事」，遇到敵人買東西或與中國人交涉，便可以作個舌人，不但敵人喜歡，自己也可在奴隸羣裏稱霸。

述者有一次在新街口附近，看到四個敵人（好像是特務人員）和兩個商人模樣的人在交涉什麼事，時在六月底，南京已不是恐怖世界了，便有人遠遠駐足而看。一個中國人擠出人叢自告奮勇當翻譯，吶吶半响，語言還是不通，一個敵人怒起來了，給這當仁不讓的漢奸渴慕者兩個嘴巴，一脚踢開，悻悻而去。這

舌人爬起来就走，似乎羞惡之心還未喪盡罷，一臉通紅，靦者大快。

在乾河沿朝天宮等處的日語傳習所，日文研究社，日文學社，頗有些四五十歲花白頭髮的人在那裏學日文，這些人有志出賣祖國，所以倒比一切學生都用功。

### 告密邀功領到一頓毒打的賞

七月間，帥府園一茶館中，有幾人閒坐談天，不知怎地談到了戰事，他們那裏能知道戰事的真消息呢？漢奸報上天天登着武漢指日可下，誰也不信。一個少年不知那裏得來河北經我軍克復大半的戰訊，于是互相耳語，面有喜色。一個天天坐在一塊喝茶的中年人也湊過來聽，在聽了之後也呈露着歡欣，坐了一會，却去報告了特務機關。特務機關裏派了兩個漢奸來，把四五人帶到傅厚崗一機關裏來詢問。這幾個自分必死，胆小的已嚇出一褲囊。而到這機關裏之後，那東北口音的漢奸向他們略問數語，轉過來問告密的人，告密的人很得意的敘述剛才的情形，那東北人說你很好，請到裏面領賞，這人昂然隨他到隔壁屋裏，不一會，聽到喊媽和鞭打的聲音。在外面的幾人心快蹦出腔子了。過了十多分鐘，那漢奸出來說：沒有你們的事，走罷，這幾個人才恍然。

在敵人的掩護下來救自己的同胞，同時給利慾薰心，邀功譏害同胞的人以重懲，倒也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述者一個朋友在湖南路開設鞋店，有一個在偽組織做事的黑龍江人姓口的，時常來修皮鞋，買皮鞋，和老板熟了，什麼話都說，他說：「我本來是馬占山將軍部下的一個連附，跟日本鬼子打了幾仗，家裏人都被殺完了！軍隊一散，我硬餓了幾個月，終於逼得到「新京」去做事。八一三後，敵人派到上海來服務，有許多東北同鄉被我說動了棄械跑向中國陣地來，我自己並不是捨不得這漢奸官的地位，而是想有機會替祖國大幹一番，我永忘不了我一家人是被敵人殺死的，我臂上還有刺刀傷的創口，是我想有機會替人肉搏時留下的紀念，我時時摩娑我的創口，我怕我自己忘了形真變成漢奸了！」

### 掛 總理遺像者捕而殺之

偶語棄市的事也不是沒有的。還有，像百子亭有一家，房主人已在難民區被害的。住在裏面的是房客，因為壁上原掛有總理遺像，便被捉去殺了。

周迪山被審的原因是有人替他寫信陷害他。——南京有許多莠民，自己還沒有當成漢奸，却想法子利用敵人來殺自己平日有怨的人洩憤，其居心與漢奸同樣令人髮指，周在南京失陷時，病在鼓樓醫院，洋人看他病重，便由他住在裏面，得免於難。病好之後，他回到自己的家裏，家裏什麼也搶完了，他正打主意逃出南京，而和他一向有仇的人却不饒他。三月初，敵人派了特務員抓了他去，說他和政府及共產黨有關。證據是一封信，由他郵寄到漢口的，信封上大書「外交部陳部長友仁」，不由分說，便擺佈死了。

害他的人是似是而非有點頭腦的人。他知道敵人最恨的是聯俄，而陳友仁則是過去有聯俄之名的，不管陳友仁是不是還在漢口任外交部長，和陳友仁通信是不是會公開的用郵寄，好在暗無天日的南京，敵人冤殺幾個中國人也不算一回事，而他的害人之計售矣。

### 敵設女間諜之阱

一列火車從上海開來，車站立刻嚴密警戒，七八個青年上了刑具押解下來，同時，從前面一輛中跨下三個很有儀態的女人，一臉嚴霜，和一羣日本人同出車站，分登幾輛汽車，大約是開赴特務機關去，這是六月間一個難胞所目視。

其後，據一個在日本駐南京特務機關做工友的朋友說：那些青年是死在女人手裏了！他們進了特務機關之後，受盡了一切酷刑，鼻子灌多少辣淚水，終於熬不過的便陪供之後被槍決。

起原呢，敵人收買了很多「交際女人」到上海參入社會各階層活動，刺取隱報，一面和青年學生及教育界周旋，這些青年之中當然不乏作秘密救亡運動的，她們動之以色，這些青年一盲目愛好起來，連腸子角落的話都傾吐給她們，結果是落了阱。

一個女間諜不但能說日英語，國語滬語都極流利，時常出入國際飯店，年紀三十以上了，化裝術却掩去了她的青春之逝。其名爲周三小姐，據國際飯店的僕歐說，她每天和很多人來往，晚間便到一個白俄老

人的房間密談一兩點鐘。她的鐵腕下，也殘害了不少中國人罷。

## 中山路改稱爲松井路

炙手可熱的偽官時常都有被殺的可能，一有嫌疑便送了命，而鋤奸團也時常實行暗殺漢奸，莫謂漢奸好當，也須得把性命去換取。

偽第一區區長何錫嘏（字錫之）突然死了，據說是他和游擊隊「勾結」反日，敵人一怒捕去殺了的，一說是熱血志士組織的鋤奸團「鋤」了的。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好，都可以給一羣漢奸一大教訓。實地的結果是天怒人怨，而可以表現魔窟之南京，還有仁人志士潛伏在那裏不斷的反抗，可使敵人及其奴才阻塞，不敢爲所欲爲。

漢奸取寵，無所不用其極，已如前面所說，而偽官之逢迎使人髮指，也在我們想像之中。

中山路是紀念國父中山先生的，既要出賣祖國，當然非去國父之紀念不可，幾經斟酌，擬改爲昭和路，在漢奸官的意思是認昭和爲父了；喜孜孜的呈請敵人軍部卻碰了一個釘子，天皇是神風，如何能命爲路名，任人踐踏？討不到好，然而不能不改了，結果是想到最尊崇的自然松井石根，曾經騎馬入城，經過此路，倘不是他，如何做得到「官」呢。爲了報恩，便改爲松井路。

## 大悲劇中一段小喜劇

前面不是說過，敵人很注意陷城之內的書畫嗎？凡來蒐劫書畫的敵人都很內行，有眼力，據說有一個原田池一在南京城裏勾結流氓硬搜索古書，他的鑒定版本的眼力，以及藏中國書之多，在中國人中間也罕見，述者親見他在鼓樓附近一洋房內搬出數百個舊書箱上洋車，白鬍子，喜孜孜的，年紀約六十以外了，還在那裏當強盜，

有一利令智昏，官迷心竅的人，巴結敵人，跑到新住宅區一家字畫最多的人家，費了很多的力，設法搬出書畫多軸來送到一個有書畫癖的敵人那裏來求官，這敵人大喜，打開一看，失望之下，惱羞成怒，叱罵出來，這羨慕漢奸的人莫名其妙，向此敵人的廚子探聽，已全部送到廚房裏引火了，他搬出來請教讀書畫的人，却是泥金壽屏輓聯，這算是大悲劇中一段喜劇的插曲。

但也有送了敵人以掠來的書畫而得僞官的，有一個姓何的漢奸把他的逃亡了的親戚家里的書獻給敵人，慷他人之慨，因而得寵，做了什麼稅局的局長了。

### 以如此的美音作如此的醜語

### 以如此的諂媚受如此的懲罰

今日之南京

(F) 11



在南京廣播電台當報告員的有一個姓張的女孩子，她有一口婉約的有弧線的音調，底中國國語，所報告的當然是最荒謬令人髮指的話，使人聽了覺得以如此美的聲音而作如此的醜言，不禁有「恁好皮囊，却中何用」之感。這女孩子才過二十歲，脫俗的儀態表現他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連國家民族都出賣了，他還有靈魂麼？「卿本佳人，奈何從賊」，述者在有一次敵人開「慶祝會」時經過會場，看到他在司儀時作如是想。

據說上海有一個歌女，國語極流利，為敵人所賞識，要找他到南京電台來充報告員，託人來說，允致重酬，但她一口拒絕了，躲到法租界裏去。倘確，倒是可以羞煞這些無恥輩的。

說起了「祝捷會」想到徐州失陷後敵人在第一公園，新街口舉行祝捷，強迫老百姓參加，有一個鬍子眼鏡的人登台講說，自稱是滿洲國派來參加建設南京的，他說：「王道樂土的滿洲國本來是中華民國的，現在中華民國將是滿洲國的了」，本來是糊塗話，不知所云，述者却看見一個敵人一脚把他踢開，聲明他是神經病者。

### 爲仇稱觴斑衣戲綵

是熱天，述者已不憶何月了，南京敵人中之一要人，姓原田者做壽。在日本，是沒有像中國那樣鋪張敬壽稱觴的，即使是西園寺九十歲的生日，也只是倭天皇賜兩打葡萄酒而已；一到中國的淪陷區域的敵

八過生日，自有漢片來巴結。前幾天國民大會堂便掛滿了幛聯，把這敵人恭維得上了天。述者曾混進去看，中間掛着偽行政院長梁鴻志的壽詞，看了之後祇覺得中國的士大夫階級的無恥，蔑以加矣！國民大會堂唱了三天堂會戲，是由上海請來的戲子和票友演的，浦口江邊及下關車站有汽車接客，不少從北平天津上海來的賣國賊來拜壽，在國民大會堂門口看到很多穿馬褂的人，襟懸紅條，担任招待，一遇客來便上前去開車門，鞠躬如也，却是偽市政督辦公署的科長秘書。

偽維新政府成立之後，和他爭寵的北平偽組織的機關報天天在北平的報上罵他賣國，說他在段氏二次當政時，解決金法郎受過大賄，好像自己當日本的漢奸便不成爲賣國似的。梁鴻志在南京也做過一次壽，上海有一家小報登一副壽聯云：「大展鴻圖衆矢的」，「早蓄異志國人皆」，嵌梁的名和號（衆異），倒也有趣，自然也是傾軋吃醋的作用，決不是正義感的諷刺。

## 漢奸集團的大名會

在南京的敵人最高統治者，也感到過去的燒殺奸掠的政策是失敗了，這不但不足以征服中國人，而仍恨在中國老百姓心裏發了酵，便成長爲新四軍領導的到處可爲心腹肘腋之患的游擊隊，於是敵人便想藉會團的力量來「轉移思想」，這會團名曰「大名會」，略仿華北的「新民會」，設總本部於南京，各縣分設聯合支部，廣收會員。

據重慶江蘇同鄉通訊處失地消息情報社的報告：

「偽大名會南京聯合支部，地址白下路前農民銀行舊址，於十月五日成立，由支部長劉琨主席，總務主任王一塵報告，宣傳主任羅文錦宣言，末由大名會總本部長高朔致祝詞：有「除殘去暴，同入康莊，和平創導，東亞之光，提携親善，黃種斯強，民情上達，甘若瓊漿，轉移思想，政教優良」等語。繼由敵特務部堂菁少佐，楠木大佐致祝詞：有「日本軍在華，並無佔領土地之意，亦不願滅亡中國，故希望建立新中國」等等哄騙之辭。敵人可詎而漢片實更可殺！」

許多幽默的哄鬼也不信的欺騙其目的在「轉移思想」。可是果有「思思」是轉移不了的，新鮮的血還沒有乾，誰能沒有記憶？結果只是許多熱中賣國的人被吸收去成爲漢奸集團，漢奸有什麼思想，倘有思想也只是賣國，無所用其轉移。

## 怎樣逃出了魔掌的指縫

每個人不被殺的就得領一張安居證，列有姓名，年歲，性別，三項，末一行爲「以上支那民皇軍加以保護」，另一角則又有「容貌」「特徵」兩項，以防頂替。另有一種是「難民回籍通行證」，需一人以身家性命作保，保這出去的人，不是去抗日。而所謂回籍，又只限於京滬線。自從京滬綫游擊隊活躍，回籍證是不許再領了。

### 中國人到滬每天限八十

從南京到上海，每天有一列車開出，全部是敵人辦的，從車上到賣票人都是日本人。一列車凡十餘輛，只有一輛可搭中國人，限八十張票，每天早晨六點開車，沿站都停，晚七時可到上海。

述者是費了很大的事，冒險領到回籍通行證的，在重重檢查之下，第一天到了下關，在熱河路青年里一個沒有燒燬的房子開設的臨時旅館歇了一夜，天一亮四點鐘，繞着道到了車站，熱河路是不許中國人走的，那裏有許多汽油糧草堆積着，寇兵嚴重的戒備着。下關的慘況是說不得的，要之非荒涼二字所能罄。車站倒還好，賣票處擠滿了人，幾個憲兵和一個偽警察廳長在維持秩序。警察廳長專爲車站維持秩序已是奇談，而那穿着煌煌制服站在那里的王廳長馥之，乃是在戰前開澡塘的，一當漢奸，便也過過官癮，頗爲囂張起來。

大家搶着買票，一窩蜂似的，敵人憲兵舉起刺刀亂戳以維秩序，當時有幾個受傷倒地了，血飛濺起來，大家又一窩蜂跑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死呢？想逃死却又送了來挨刺刀。

述者跑回旅館，旅館裏的人自然比較有辦法，結果多出兩個錢買到一張票，擠在一個豬欄似的車廂裏到了上海，算是揀得了一條命。

### 一個中了七八刀的警士自述

述者是首都警察廳的警察，朔方健兒的身材，挺大個兒，好表人才，有着一股慷慨悲歌之氣磅礴在他胸襟，他時時刻刻警着要把六尺之軀多換幾個敵人的腦袋，但不幸他只是一個警士，有槍，撈不到對手。

在敵人的砲火炸彈密集之下，滿城的散兵亂竄，每一個武裝者都自由行動了，血性男兒都覺得到了這時候只有拚了殺一個敵人够本，能賺幾個更上算。他也不知怎麼就湊和到一大隊裏去，衣色各別，番號不同，也有保安隊，也有警察。開到下關，和敵人混戰一陣，被迫退進城來了。

他獨自退到挹江門，一個人拿了兩枝槍；正徬徨無路，遠遠來了一輛汽車，是江南汽車公司的車，他見慣了的，同時也就看到旭日微旗在車上。他立刻背上一枝槍，舉起一枝槍瞄準，放了兩槍，車停了，跳下七八個敵兵衝了過來，他把手裏的槍抗抵着，但立刻就中了七八刀刺刀，倒在那里。敵兵登車去了，天已垂黑，他仗着體質好，路途熟，還能揮扎着爬到鼓樓醫院門口，在天明時，被一個洋人發現了，洋人就

把他挾進去，住了一個月。

出了醫院之後他又住了一百零八天，但終於脫了險，安然到重慶了。他含了淚敘述我們國都裏非復人間的慘象，他說僅僅在城裏我們同胞被屠殺調查到的數字是十三萬，其實是不止的。十三萬！那血不可以匯成玄武湖麼？「血海冤仇」的「血海」不只是一個形容詞了！

他的名字是田增榮，他說，我不算什麼，我們警察廳督察處長竺莘翹被敵人俘去，誘迫他當漢奸，他終于不屈遇害了，第二局長賀文濤也不知所終，幾千個弟兄都遭了慘屠。

我們跑出來的警察都在重慶集合，在內政部警察總隊隊長領導之下隨時準備奉令開出去殺敵，出這口冤氣！

另一個逃出南京的朋友秦姓，被敵人拉去給他新開來換防的軍隊煮飯，煮了飯却没有飯吃，要抽紙煙倒可以儘你拿，敵人的紙煙倒很多，有什麼白花，雙蝠，雙貓等多種牌子，敵人不但自己每個兵人腳一枝，就是有時高興也會以紙煙給奴隸的，有一個黃包車夫從水西門竄了一個敵兵，整跑了一天，終於到中央醫院停下，這敵兵取出兩枝紙煙爲車費。

日本人走在路上，搖搖擺擺地，直着兩隻腳過來，倘你不讓開，他怒了，叫你站着，站着之後也許拿起紙烟在你臉上燙一下，算是烙刑吧。

## 扮成了賣油條的跑了出來

這一述者，現住北平，五月底逃出南京。據他的朋友說，他時常發瘋，但瘋過一陣也就平復如恆人。筆者和他談話時是很好的。他說：

「先生，大家說我是瘋子，我怎麼會不成瘋子，我的女人被日本兵擄去了，我親眼看見的，我的愛妻有敵人的散兵游勇活動，藉口搜索，常常抓了人出去殺，遇見女人就好，我們住的是寧海路一個房子里，幸而敵兵還沒有來過。我想藏在這裏總不是辦法，尤其是我新婚的女人，她的生命重於我的生命。那夜，我去找國際委員會的洋人，求他把女人送到金陵女子大學去，聽說那里有好幾千女難民，洋人保護着，曾經和敵人軍部商量好的，絕對不許敵兵進去。」

第三天，我冒了險去看我的女人，其實是癡想，那里可以進去看呢？我不管，我還是去了，因為我的女人重於我的生命。

「天一亮，我走到鼓樓，還好，一路沒有遇到日本兵。在鼓樓公園下坡的一條路上，一輛大卡車開來，來我正要躲開，那裏不是有很多矮柏樹的嗎？剛要蹲下，汽車開到我面前了，那卡車站了十幾名敵兵，三十幾個年輕女人是背着手坐在車上。」

「換之！」

「我聽到喊我的號，我立刻也就看到了，是我的妻，她慘白了臉，慘白了嘴唇，蓬了頭，兩臂向後背靠着。」

「卡車風也似過去了，我發了狂，我追，我喊着她的名字，我拚命追那汽車，車止開了兩槍，好彈在我肩上擦過，卡車轉了灣，不見了。我瘋了，我還是追，我也不記得在那里被敵人打了一槍，我還是跑，不記得何時就倒在鼓樓醫院的後門口了，被洋人救了進去，住了兩個月。」

「傷是好了，我還有點癩，南京城裏可安靜得多了，我就回到一個親戚處去。」

「五月底，我這親戚要和我一塊兒逃出南京，扮成了賣油條的樣子，跨了一個篋子出水西門。水西門的城門口站了四個敵兵的崗，四個人端了兩條長板槍坐着兩排，啣着紙煙，槍倚在一邊，很寫意，很懶散的，我們過去跟他一鞠躬，他一擺手，我們就過去了。」

「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我發誓，我逃出來了，我要替我的女人報仇，殺盡你們這些禽獸！」

「一出城，到一個相熟的鄉下朋友處，他們說，日本鬼子還是常常來找二道毛花姑娘，問有「黑頭」沒有？答說：「有，在不遠」。嚇得趕緊走了，有一次正在奸女人，被報告到游擊隊，立刻來了一隊人，把兩個日本鬼子捉着，大家拿了刀來剝成肉泥！」

「先生！那一天讓我也去殺日本鬼子。替我們的女人報仇，把日本鬼子剝成肉泥！」  
他的眼角破裂着，沁出殷紅的淚，指尖是陷在手掌心裏的。



## 文化遺產——損失的一篇賬

關於一切財產的損失，無論這數字多大，多驚人，總是有數的，無價的損失除去生命，還有下面所談到的文化遺產，我們不憚煩地談到它，因為這里可以看出一切文化遺產私有的要不得，倘是國有，而又能有計劃有步驟的遷移了，中國的文化將少受多少損失。

滬史君有關於南京文化遺產被敵摧毀的報告，爲錄如下：

盧君冀野，覃思廣益，研窮文史，名譽卓犖。其住宅內所藏書籍，不下數十萬卷，多有舊籍，自其祖雲谷太史所遺留者，悉爲寇賊焚劫。住宅數楹，皆付一炬，書籍燒灰。飛揚街巷中數日不絕。

前江安糴道胡研孫先生住宅，在中央大學東北隅，藏書甚多，金石書畫精品，多加題識，胡君平生著作，未刊之稿皆精鈔，此次大劫，聞多未措出，夫人傳，工畫，年已八十餘，不知避居何地矣。

王伯沆君中大教授，已摠病在家，著作詩詞，批點紅樓夢稿，聞携出至難民區，家中無多人，恐不免付之劫中。

明顧起元手書贈朱蘭隅詩幅，向藏花露岡顧氏舊宅，携出在當塗江心州，被土匪搶劫。

胡國六十年間，觴詠詩文，已刊成集者版片，習四五次集會圖卷，長皆三四丈，可繼隨園之後，名藏

可貴，此次悉被賊虜經遺。

寄滬藏藏二千餘古錢，書畫數十軸精品，皆明清時人真蹟，近代名人手札十數冊，古今名人畫像粘冊十本，先世遺存古玩數十事，自作書畫四巨簾，梅花石，紅棊石，皆希世之珍，悉未攜出，被鄰右土匪劫去。

西華門古物保存所，中央圖書館，朝天宮古物儲藏室，龍蟠里圖書館，籍者已遷出，尚有餘存，或刻或燬，有表登店羅某僧某，時以所得，帶至上海出售，獲利至大。

石壩街石叢素先生學識優長，著作等身，平生藏書，兩宅中不下三十餘萬卷。又精醫，凡關於醫學書籍，亦數十萬卷。此次倭賊據京城，石先生書籍，悉被賊入室將精本盡行劫去。餘者悉爲土匪勾結平日所有書估來搜奪。藏書既盡，即將其兩宅八幢房屋，付之一炬。石先生至今猶居江之北。

陸禹云先生，學問品行，素爲識者所推崇，精中西文，會遊歐美。平生喜蓄古錢，精鑒別，所藏不下萬金之價值。此錢在倉卒間未攜出，悉被賊劫。亦有土匪，併據其餘。陸先生文化方面之損失極鉅。

紅土橋陳米樓先生，以避難赴徽州卽作古，平生著作數十種，多關於鄉邦文獻，細字鈔存，商榷至精。除已刊刻數種外，悉藏於家，爲土匪劫作廢紙以去。先生哲嗣繩其君言之怡然，

百花巷程叔達先生，爲一德先生令子，家藏宋元明近代書畫甚精。金赤古錢亦妙選，極博雅。此次遭

亂，據云先有攜往鄉間者。迨城陷，家藏所餘，恐遭劫不淺。

中央大學教授某君，以浙人流寓金陵。平日喜金石碑版拓本，築宅城北，樓爲炸彈轟去頂瓦，所藏皆燼。

金君稔靈，所有書畫悉被劫，惟其十餘年日記本，積數十巨冊，亦同被雜貨店捆去，作包裹用。至爲可惜！

金沙井崇善堂後通向張二公祠之後幢樓上，滿貯金陵文徵，詩徵，詞徵，各續徵，江甯府志，正續梅會亮柏枧山房集，汪士鐸悔翁集，許海秋玉井山館詩文詞彙，元甯兩縣志，附有其他著集，各類刻板，完全無缺，近者江南書局，移在二公祠門，內藏書籍板刻，不下數十萬卷，城陷之後，殆已無人經營，恐盡散失，卽有存焉者，寡矣。

颺家橋楊氏刻經處，習羊皮街經房，四十年來，所刻佛典經籍，版片精良，印書多仿善本，聞有人保管，但近據傳來消息，其屋被占用，恐亦零落殆盡。

王木齋先生夙喜藏書，雖已轉售不少，但家中尚有餘儲，哲嗣伯舉，早已出避，恐亦喪失。

鄭寄伯先生著稿，皆鈔本未刊，陶巽人君平生著述詩文詞稿，細楷手鈔，不下數十種，藏于家，遭此大劫，恐未必保全。

竇友芝先生，洪蘭泉君，張玉夫先生，生小最喜金石碑搨，甚多精本，洪君每得碑版拓本，必手自裱背，竇先生所藏四五簾，又三四大冊，張君并蓄書畫甚多，恐歷劫無餘。

王仲鶴先生，喜蓄古今名人書畫，前次齊盧戰爭時，損失不少，此次據云全未攜出，近聞宅內，已無所餘。

高岡里劉氏古柏草堂，家藏金石書畫，城中可屈一指，除近時轉售外，尚有精品甚多，主人避居南鄉，家中爲土匪作俱樂部，殆已劫盡。

有南昌許氏，家藏明清書畫甚精，曾見名人楹聯手跡，不下百數十付，皆見所未見，許氏往年以避亂來南京，寄居數載，聞此次倉皇出走，所有各件珍物，存儲該宅，以爲稍緩可歸，乃竟不及再回，所藏殆無遺留矣。

門東水作堂顧宅，藏明代先祖顧東橋尙書墓志石一方，爲文徵明九十歲時所書，三分建方，精細小楷，近二千字，珍貴異常，此次浩劫，殆不保存。

城南梅氏，家藏先世梅瞿山以下數代墨跡書畫，甚珍異，紙白版新，不輕示人，已付劫灰。

明故宮古物保存所，其中搜羅本城唐宋元明遺物，書籍古玩字畫，廿餘年來，真贋參半，甚可矜貴，頗有關文化歷史，竊起，聞先爲監守者自盜，繼乃爲賊首土匪所擄。

洞庭會館翁氏，一枝園方氏，南捕廳甘氏，皆收藏先世遺著，及彝鼎古器書畫詩詞板刻，方氏又有先代祖宗名臣遺像，一時浩劫，殆付灰燼。

鳳遊寺中有六朝時碑刻，甚精緻，牛首山幽棲寺，有許多題名石刻，棲霞山自六朝至元明，極多題名石刻，普德寺有梁時五百羅漢銅像，聞都爲倭寇盜去。

### 不要女人只要書的又一種敵人

黃慕冠君的廚子在他們西主人家裏看房子，一家人都住在主人房子裏。七月底的一天，三個便衣敵人款門而入，一家大駭，女人不及躲，都伏地不起。三個敵人進來，到慕冠的書房裏把書都翻下架子來，擇了幾十本，丟下二十元僞幣說：「我買你們的書」。

說敵人「摧殘文化」是不够的，他還要掠奪，這比燒還可恨。

陸馮云君是前面所述在南京藏書損失極大的一個，有函來云：

先生所著「今日之南京」欄內，有述及僕古泉之聚散者，不禁感觸萬端。既極佩先生之關懷鄉邦文獻，顧又以所述似尙有未詳盡者，用特補綴一二：蓋僕嘗節讀史，默識歷代紀元，卽酷嗜古泉。彼時習用制錢，勤力搜剔，頗有所獲，但絕鮮佳品。稍長，讀書燕京，繼復旅宦彼間。先後二十年，窮街委巷，破肆荒攤，課餘公畢，暇卽往覓。燕京本爲人文淵藪，嗜古者多，泉友甚衆，相互鑽研競角，致力愈勤。首都

南遷，適返金陵，郵筒走南北，所獲彌多且精。蓋上溯古初，下迄清末，旁及日本朝鮮安南諸國，圓錢刀布，所蓄殆逾萬枚，種別亦五千有奇，其中且有極精，及宇內孤品約五百枚，頻年于役所入泰半胥耗於此，方其偶有所見，未能即得也，往往蹀躞踟躕，忽忽若失，及其果獲羅致如願以償也，則又若懷寶以歸，喜難成寐。又或既有所見，而爲捷足者所得，或爲資力所限，而迄莫由購致也，則更不免連朝惱悶，而無以自解。佛氏之所謂「貪嗔癡」，僕於此殆兼而有之。願所以勗勗如是者，要非僅如狗馬之好，玩物喪志而已，亦以泉幣上國國計，下繫民生文字之源流，世運之隆替，歷史上紀載之訛錯，胥可藉此以觀其微而彌其闕。僕行能無似，事功未有所表現，輒欲自附於不賢識小之列，藉茲稍有所述作，以自免於汶汶之誨，今則積年心血，悉付劫灰，回首白門，徒增嗚咽，爰因先生之所述，以自據其甘苦，且藉鳴其悲憤焉。

## 一美籍牧師之言

曾任南京長老會牧師的美國人密爾士談起南京敵兵的兩事。

他說：「近日的南京，敵兵彷彿很守紀律了，縱火，強姦，搶劫的事已不再發生，但並不是說絕對沒有。敵兵仍然可以隨便走入人家，被他們施過強暴之後，誰也不敢再去報告，雖然敵憲兵而告准許人民去報告，去報告也無法清查的。即或被長官巡查看到，最大的懲罰也不過一下耳光。」

而空軍的猖獗跋扈，更無法制止，他們似乎不受憲兵節制的。（在南京的敵空軍，牧師曾記下來是「川村」，「神崎」，「瀧」三部隊）他說他記不得那一天了，三個日本空軍駕駛員跑到他隔壁華僑路四號高家，找到一個女孩子便施行輪姦，臨走時還放了幾槍示威，他們比日本陸軍自由得多了；但紀律的如此敗壞，無怪常被飛機打落下來。

他又說：敵人在南京的傷兵當然時時出來滋事，而且時常醞釀風潮反抗他的長官。外交部大廈，是改爲敵人的傷兵醫院了的。聽說有一個傷兵被醫官打了一個嘴巴，全體傷兵都鼓噪起來，羣毆此醫官，敵人趕緊派一隊憲兵去，拖出首事者在外交部門外空場上槍斃，才算彈壓住了。

## 閻君自擊兩事

一位讀者關自安先生，是敵人手縫裏的漏網之魚，現任軍職。他在鎮江曾被敵人在皮鞭的傷痕上揉過，終於解到南京而被免脫。

他說到南京自擊的兩件事，可哭，亦可笑。

# 6

802063

802063